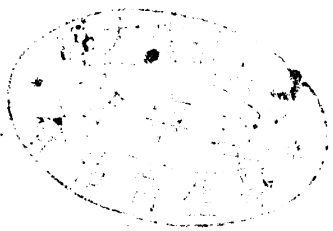


現代中國詩選

武漢大學
藏書

孫望
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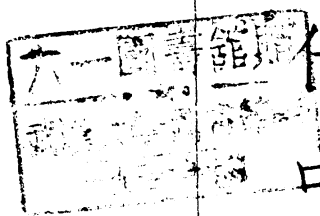
六一圖書館



孫望
常任俠
編輯

木子介著

現代中國詩選



南方印書館印行

海和樸素的貝殼，愛戀着
那些沙灘上揀貝殼的女郎。

他們和我一樣堆在沙灘上，
一樣地在揀貝殼，

我含羞

怕狡猾的伙伴們的嘲笑

不敢和她們親近，

我底小眼睛充滿了異樣的光輝，

偷偷地看着她們，

我底小心靈又是那樣微妙地顫動！

我不知道怎樣會愛戀

那些揀貝殼的女郎，

她們底臉

——是貧血症一般的焦黃，

缺少珊瑚般的透明的鮮紅！

但我底童年委實的心

愛戀着她們，卻像
愛戀着索樸的貝殼，
貝殼上交織着的
美麗的花紋
美麗的圖案一樣。

我寂寞而又難受！

還是我生命上的一角祕密！

洞悉我還祕密的，

是海。

它吐着甯靜愉快的笑，

送上潮溼的微風，

柔和地披拂着我，

它，慈母一般的

給我溫存的安慰。

多少年了，

我底腳

疏遠了家鄉底海濱。

疏遠了海濱底沙灘；

當我一度地去重溫它時，

我底記憶挑撥起

童年珍貴的一頁！

但那些舊日揀貝殼的女郎呢？

她們和我一樣地長大成入，

不再揀沙灘上的貝殼。

或者我會和她們相遇

會和她們中間的某個相遇，

但由於時序的轉移，

我底出現的姿態，

對於她們

是一個異鄉客子般的生疏呵！

她們決不會猜透

我曾是在沙灘上揀貝殼的一個。

她們——

有的也許在曠冷風，

擔負起上一代的辛勤

守着一線破網等魚兒！

她們——

有的也許嫁一個蕩稼漢去了，

另外有了一所貧窮的家，

貧窮的人是善於繁殖的，

她們或者已做了母親。

她們——

有的也許爲了生活的鞭打，

給推進遠方城市里的工廠的大門，

讓機械磨蝕她們的青春。

遠去了，

她們底童年！

童年在她們

是被遺忘了的夢境。

但錢又送到了

那些揀貝殼女郎，

她們比我要年輕，

她們底天眞無邪的風姿，

和我童年時代的

那些揀貝殼的女郎一樣。

我默默地看辦她們，

我爲這年幼的一代祝福：

希望這美麗的童年，

在你們能拉得長一些

不要轉受到悲慘的命運，

象她們底姑姑姐姐的命運一樣。

是那一年，

我底祝福變成了惡毒的符咒！

秋風掀起了海底怒潮，

招搖着日軍旗的鐵艦

堵塞住了海口！

那些瘋狂的法西斯強盜，

開擁上了家鄉底海濱，

於是，

瀕海而居的人家

受了血的災難！

海水也變色了，

平和的郵莊給帶來了

空前的恐怖和驚慌，

紳士們早已要遷徙一空而遠去，

留下的那些貧窮的漁人，

給海盜們底魔手

掠去了儲有的財物！

每間破陋的屋子裏

送出了野獸底猙笑聲，

女人底哭喊

笑臉的嗚咽……

從此

這些海底主人們，

被套上奴隸的鎖鍊！

不分晝夜和詩辰，

在痛苦的深淵里熬煎！

又一年的秋天，

我抱着顛創傷的心

悄悄地來到這家鄉底劫後的海濱！

海水爲我奏起哀歌，

沙灘上的貝殼幽怨地

瞪着我這舊日的主人！

我的心和海一樣地

氾濫着荒涼和悲憤，

我望着海，

我長嘯，

我知道這海里給投入了，

那些受海盜蹂躪的女人，
她們中間

有着我童年的揀貝殼的戀人！

一陣復仇的心念襲來，

我要爲失去的家鄉復仇，

爲殉難者復仇，

爲那些童年戀人復仇！

叮囑着一聲重見，

我向海告別：

離別了家鄉，

離開了海，

離別了一切受難的鄰人！

我走在江邊，

我記起，

記起家鄉的海濱

會印着我童年的腳痕，

我記起，

記起在江濱的沙灘上
那些揀貝殼的女郎。

對遭受浩災難的家鄉，

我致着真摯的戀念！

對那些揀貝殼的女郎，

我致着真摯的戀念！

那一天

上

(會見)

我要回來！

帶着勝利的微笑，

我底腳跡要踏上家鄉底江濱，

重溫我童年的記憶：

在江濱底沙灘上，

和那些揀貝殼的女郎

一起揀着貝殼，

一起仔細地把玩着

貝殼上交織着的
美麗的花紋，
美麗的圖案。

那時有

蔚藍的天空作幕，
金黃的海水作夢。

來自草原上的人（會卓）

從草原上來的人，
要回到草原上去。

草原上——

那鋪滿青草與野花的
遼闊而肥沃的土地，
接着遼闊而明亮的天。
人們用艱辛的工作，
來磨折也是養育自己。

無數的年代，流走了，

無數的人

活在這塊土地上面。

從秋日的斜陽裏，

從大地上，

收穫了那金黃色的穀粒，

上面分散着

芬香的和血汗的氣息。

收穫者笑了，

大地也笑了。

而當春天的風雨

吹刮過爲積雪所滿佈的平原時，

人們又將身子

準備投向大地伸開的懷抱，

播下種子，

播下一年的希望。

草原上人們啊！

和大地有着深深的默契。

他們相互說着

無聲而衷心的言語，

憂鬱的言語，

揆着悠長的歲月……

當伸進海外強盜的足跡，

痛苦與災難

就在草原上伸開，滋長。

為大地所哺育的人羣，

卻不能生存在這土地上。

這土地——

是他們祖宗的血肉所肥沃；

這土地——

是他們的生活的源泉；

這土地——

是深深地為他們所熱戀與愛好的……

黃腫的洪流，
痛苦的洪流，
侵蝕着草原上的人羣；
他們陷落在
饑餓寒冷的深澗裏，
大地也展開，
被蹂躪着的愁苦的面容……

而今

當故鄉的風
吹過山城的峯巒，
我聽見了大地
對她的孩子們的呼召；
我聽見了草原上
那些被損害被侮辱的弟兄，
從鬱結的感憤裏
喊出了忿怒，喊出了反抗！

喊出了敵人的滅亡。

我也是草原上的孩子
是大地所撫育的！

我用脆弱的喉嚨嘶喊：

「來自草原上的人，
要回到草原上去。

用自己的血肉

流在自己的土地上。」

爲了我們的明天

——那光明的快樂的明天呀！

我們是土地的主人。

不再有災害襲來，

我們將辛勤的工作，

健康的笑。

永遠，永遠。……

一九四〇，二月

以另一種心情與律動歌唱江流與田野的，還有蒙勃的一首「躁動的夜」，氣魄也很好。

海與草原之戀者的詩人們，這是須待同日本強盜結清血債方能回去的，而還變態的戀情，也將昇華爲戰鬪的英勇，以必勝的決死的信念，來參加這一次的戰爭，去爭回海與土與與草原了！

爲了篇幅的關係，我的讀詩的漫記，只能在這裏草率的結束了。我所舉出的，多半是新生的不大被人熟知的作者。在抗戰期間對於詩藝勤懇努力的，如姚奔，厂民，柳倩，徐遲等，這裏都沒有提到。而且各地的刊物，因交通的困難，不易讀到，已發表的許多精美作品，也無從得知，這裏我僅就所曾看過的，作一粗略的敘述而已。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燈下寫畢

我們是怎樣也不會忘掉

那如繩纏樹一樣樸實的農夫們。

蘇一詞寫書信詩「黑髮與杜綠苔」。

蘇一詞寫書信詩「黑髮與杜綠苔」。

這清新的筆發，是能傳出土地上樸素的芬芳的。而生長於草原的，則多渴戀着草原。這裏我舉出郭尼迪和會卓的各一首。

我記起那些綠貝殼的女郎（郭尼迪）

我走在江邊，

江流正奔向東方，

東方

我底家鄉地，

江流

奔向我家鄉阿門。

我記起，

記起那家鄉底江灘，

江面底沙灘上

會印着我童年的腳痕。

我記起。

記起江灣底沙灘上

那些揀貝殼的女郎。

家鄉底江，

按照着上代祖光底慣習，

叫它海。

它有海一般的廣闊的胸襟，

海一般的洶湧的浪，

還有那些最打動童年的心弦的

樸素的貝殼，

它們給潮汐拋落在沙灘上。

童年時代——

愛好素樸的美麗，

愛好素樸的貝殼，

貝殼上交織着

美麗的花紋。

美麗的圖案。

那種天然底纖巧。

不是人工所可比擬的。

把它們揀起。

做給孩子奇珍異寶。

說不出由衷的懷喜。

濱海而居的人家是辛勞的！

他們底生命的曙光。

懸繫在二口破網上！

早起，抖去一身疲倦。

勒緊一下褲帶。

冒着尖利如刀的冷風走出門。

在海濱。

從迷濛的曉霧里

守候到黎明！

但孩子們是幸福的！

春陰籠的奇寒捲滿天邊，

看一輪明月冉冉地東升，

他們在瀟瀟底沙灘上，

探出幾級，

消。

我不是海人家底子看，

我底家鄉是與海為鄰的；

我有着這幸運，

與我底小孩子們，

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童年底歲月，

無憂無慮地

滑溜在濕漉底沙灘，

蔚藍的天空極蒼翠。

金黃的海水作夢。

那時我還不知道愛戀，

相愛正愛戀着。

我們咕聲地學濟農家的方言，

告訴他們的孩子害着癩病，

在竹牀上呻吟的時候，

我們更掬着「金鷄納霜」爲孩子們醫治，

很誠懇地他們用瓦罐倒着苦澀的茶，

並且用藍花大鍋捧出硬邦邦的麥餅，

由於交叉的道路衆多

同方言的複雜

使我們深切的感到了我們國土的遼闊，

由於他們給我們的

不知道怎樣表情不知道怎樣說出的

誠樸的情感，

更使我們深切的感到同胞的「愛」，

我們願意永遠工作在遼闊的疆域裏。

在很高很高的如同綠傘的樹蔭下

我們計劃着工作的程序，

夏天是炎熱的，

我們圍坐著

如繞著一團熊熊的火燄。

當我們從一個村子工作了出來，

忽然遇着夏天的驟雨的時候，

綠樹也如青的簑笠一樣

遮蔽着風雨。

在原野上，

在很長很長的日子裏，

我們永遠接近的是農家子。

他們也如綠樹一樣

永遠俯僕着身軀，

從不離開他們出生的地方半步。

在原野上，

在很長很長的日子裏，

我們看到的只是樹；

當我們看到樹的時候，

明天的路

是自己底幸福 自己底自由

自己底勞動爲了自己……

我們就是用今天這一把劍

斬斷一切鎖鍊 一切鐵錐

一切多少年來積重的擔負……

我底少年的伙伴呀

在今天

最值得驕傲的 是我們呀

我 在海邊邊的中國

四年戰亂的火場里

我是決不吝惜我自粗的呀

用我的憤怒 我的仇恨

迎擊了今天 只許繁華

我底力量 我底聲音 我底血液

也要一起交付給冷眼呀

交付給今天的戰期呀

我只有這樣 只能這樣

安慰我底懷想

我只有這樣 只能這樣

祝福你們

健康地戰鬪啊

……

當那一天——

嶄新的日子

鮮亮的日子

我們從壓迫里解放出來的日子

勝利與自由燦爛了的日子

我會再來的

那一天

我一定唱着來 笑着來呀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現代文藝」)

謝林

筆

——呈帶任俠兄

梅
林

倘說我有朋友，我只有筆。
筆以熾烈的熱髮與刻骨的憎恨，
在人間的曠野上，在那斑綴着
正直的明朗的色澤的，
自由的金黃的色澤的，
幸福的緋紅的色澤的，
凶殘的烏黑的色澤的，
奇裝的青紫的色澤的，
懼怯的蒼白的色澤的，
無限的人間的曠野上，
作着炎陽之下的海濤的歌呵，
作着如狙擊手的投鎗的擊發，
筆的性格是如此的美麗！
於是，我愛筆：在十五年前，

當我第一次悲憤地讀人生的時候，
我給予我以我的熱烈而痛苦的感情。

這一切使我感到，這是我所應有的，
這使我感到我的朋友，我的同伴了，
我們一同走路，互相發聲。

在轉變的險惡的時代暴風雨時，
在雲霧的異域的森林裏，
在太陽沉落冷風驟驟的黑夜裏，

讓我把我的切新感受的詩句，
和親辛，悲哀，愛憎，希望，信仰，
全部赤裸地交給你；

而筆，忠實地給我寫滿，
於這笑與哭，血與淚的人間。

於是，我獲得安慰了，
宛如孤獨者為戀人所親暖；

於是，我感覺快意了，
宛如狂舞者為涼風所調攝；
而我的直道，則使我有如常青樹。

然而現在，我和筆就安了，空虛而冷漠，沉默而憂鬱；

我生活在煙與霧，招搖與撞騙的日子里。

而筆，木立在案頭，沉默與寂寞，憂悵，

我不會勃發過和它訴談的意欲麼？

我不會爲它的沉默而悲哀麼？

然而我終於無聲無言。

於是，在深夜，寒風和米爾的吟夜，

筆，我的朋友，發出怨憤的質詢：

你沉默如魚，是爲了清大髒裏麼？

你無聲無言，是爲了氣壓低降麼？

你冷寂如山嶺，是爲了熱情耗竭麼？

朋友，倘你真已無聲無言無息無求，

我將離開你，因爲我不能並且不願

在日寇城奪屠戮，進行決死抗爭的時候，

以沉默，寂寥，憂悵，

我寒心而顫抖，如被投擲在冰窖中；
我燃燒而狂熱，如被投擲在烈焰中；
我陡然躍起，那麼緊緊地握住筆；
我將舞動它，突破煙與霧，招搖與撞騙，
重新進入斑綴着諸種色澤的人間曠野，
爲被掠奪、爲被屠殺，爲血淚作呼喚，
而也爲我不能失去筆，我的朋友。

三十年十一月十日雨夜於渝（新蜀報「蜀道」）

交通大隊

蓋冰

(一) 工程組

帶着水準儀

指南針

標尺和

測遠鏡……

向我們的大地走去

唱着歌。

在不平的凹地

山嶺

川河中

劃出了一條線。

無數雙手拿着鋤和

鏟……

在雨朗的笑聲和

歌聲中

我們背向炎熱的陽光

流着汗，

建築這祖國的血管，

伸向祖國的心臟。

把機器

無線電和

書籍……帶去，

把那邊的

米麥

木材

煤鐵……帶回來，

讓沙漠

山地

高原……

都跳躍起來。

巨大的，

都流動着活的血管，

讓這巨人站起來！

(二) 管理組

爬，爬，

從祖國的邊緣，

沙漠的外面，

經過有雪的橫斷山層，

終日吟嘯的怒江邊，……

爬，爬，

還有不知名的

千條水，

萬重山和

海似的草原……

把外國的火藥

汽油

鐵和

鋼

運送到祖國的大地來，

運星，人們正在戰鬥，

需要這些原料來

燃起火，

擠出血，

在血火里

建設一個新的國家。

我們的海岸被侵略了，

我們的職關更艱苦，

我們，着我們的隊伍

顆愛的

山和水

下，

親切的把

擁護它

把我們所需要的

搬出來，

再搬到機關員的手
中去。

「同志們，

要是沒有了我們，

爬哪，十天爬哪，還圖爭！」

還有不知名的（三）修造組

手臂堵在機器上

把身子親臨地靠攏它，

親近自己的情人。

同伴們在機器旁邊購語，

像對着情人們似的。

讓它們動起來，

響起了聲音。

種工作而勞苦

它們生病了。

再我們來了！

帶着錘子和

錘子來了！

做醫生與

看護們帶着

藥品與

一顆愛的心而來了！

不能離開你，

爲祖國而工作的

感動的飛蟲們。

一九四〇，五月（「文學月報」）

星

詩
集

星

楊芸

在山那邊
在那顆亮星的下圓
有我的家

我真想旅行阿
當我半夜里醒了

從我那牀頭的窗子望出去
星光正濕濕着道路

今夜

我走在濡濕的道路上

這時

星光曾已裝飾了
我那牀頭的窗子阿

一九四一，九，二八

昆蟲篇

麗砂

螢火蟲

你搖着一隻火尾巴

歸來夜行的奔勞

誰說你是光明的指導者

你的航線就沒有一定的方向

蚯蚓

你鑽破了完美的地壳

給大地加添着創洞

然後是疲倦了睡在粉碎的泥土下

而咒恨着粗暴的草根戮傷了你的夢

螞蟻

你永遠沈默着的工作者

常在生活的戰場上搬運

同志們的殞屍

而把滿腔的哀痛

燭燃下一次的戰爭

蜂

你走遍了每一個春園

孜孜不倦地叮嚀着詞賦

你犧牲了自己生命的光輝

忍痛地殺死虛榮的迷醉的花

蟋蟀

你的魂子有如透明的喇叭

我說你像戰鬪的號兵

要不然就是失眠的詩人

每夜，你從亮着秋燈的窗前

走過，攪起一身風雷

窮命地生活着……我許是這地獄的囚徒。這地獄裏邊兒得毒。這地獄裏人自己毒。一發

從青年到老死

永無止境地彎曲着身體，

好極盡地利用土地，

每天流着勞動的汗，

喘着在

貧血與勞苦的重軛下……

爲了叛逆命運的擺佈，

我也曾離棄了衰敗的鄉村，

如今又回來了。

何說隱瞞呢！

我墮落是曠野的兒子。

看我寂寞地走向山坡，

因培養地慢慢地移着腳步，

多麼像一頭瘦乏的水牛啊！

在我似疲一樣陰鬱的身體裏，

流着比貧血更稠與固執的血液。

我常像月亮一樣，
靜靜地凝視着，
曠野的遼闊與粗犷；
我也常像乞丐一樣，
在昏昏時談卑地走過
那些險惡的山路；
我的胸中，微微發痛與胸中，
永遠地洶湧着
生命的不羈與狂熱的慾望啊！
而每次當我被難於抑止的憂鬱所苦痛時，
我就仰臥在山坡上，
從山毛櫸的蔭影下，
看着曠野的邊際——
無言地，長久地，
把我的火一樣的思想與情感，
灑解在牠的波動着的
陽光，霧與巖石的遠方……

這兩種的藝術都很完整，但在寫景賦物的中間，都帶着憂傷的情緒。正如詩人自己說：「沒

有痛苦，沒有對於這人間世的悲劇，沒有對於這時代的欲泣與憂傷，……如何能產生真實而又偉大的詩篇。一爲時代而痛苦者，便能歌唱出這時代的真的聲音，艾青正是這時代歌手中
的代表。

在一些讀看到的雜誌與報紙副刊中，我曾尋到不少我所愛讀的詩，而且發現幾個年青的非常有希望的作者。有如杜谷，就是新近產生的一個。杜谷特學艾青，微傷於弱，但正是有希望的一個，因爲他已能夠懂得詩的藝術了。例如他的一首：

雨中的曠野

……站在人家的簷下

看着人力車張着雨篷

魚似的游泳在街上

市街像一條泥濘的河牀

濕漉污穢又狹小

我終於向城市揮一揮手

蹣跚走了出來

爬過那通到鄉村的

小橋

在圍中對向七月的曠野

七月曠野

二個遙遠的七月的曠野
殘散著稻花農女的芬香

誰說這夜無人跡

只有那幽暗的隊到處奔奔

只有公路上

泥軟地穿過綠色的田畝

穿過叢林和池沼的海岸

在村舍的籬旁

悄悄伸到天堯的殘沼

我蹣跚走着

踐踏美膩的泥土

我深覺水涼

及我心底深感到沁涼爽快

我迎向那向我來的暴雨前行

暴雨以它密密的軟蹄
不在地裏攪攪開胸脯
窮迫着我的呼吸
窮迫着
我的呼吸

七月的曠野

蒼鬱的七月的曠野

滂沱的暴雨

鞭打着七月的曠野

鞭打着七月的曠野

大地像一個瀕死的囚徒

囚禁地無聲地呻吟

身旁流淌着黑色的血液

綠濛濛叢林是它的亂髮

你看！是不是

它從蒼天中又滾滾來——

風颯颯地吹掃着雨煙

它抖索聲播落掉髮上

沾結的水滴

慢慢擡起受傷的手臂

苦痛地一聲呻吟

聽呀，一串爆裂的震耳的轟響

像一陣急奔而至的馬隊駛過白鐵的屋頂

……使灰沉的天也不住顫慄

突然，從路的轉角

揚起一片龐大的歌聲

一個灰衣的行列在歌聲中浮現

彷彿纔從池塘里爬起的鴨羣

滿身濕漉又拖着

泥污的腳步

他們背鎗挺胸在雨中行進

靑紫的臉上流淌着水滴

兩眼前望而且閃着黑晶的光芒

這是曠野上

一隻從苦難中鍊出的

火紅的銅箭

看，他們邁着闊大的步伐

沉着地進行着

向陰暗的天空

激越地呼喊

又唱起一隻宏亮的歌

一隻年青的

一隻茁壯的

一隻英勇的

一隻粗獷的

而我也合着他們的節奏

我心里充滿喜悅

七月的曠野

暴雨淹沒的曠野

我也忘去一切

只欣忙地擲行着

跟隨大隊的獸羣前進

走過一個田莊又一個田莊

走過一個村落又一個村落

我忽然聽到一陣歡叫

看呀，雨已停了

天，現出一抹朱紅藍

像散佈在冰凍的草原上的湖泊

大地舒舒騎着

騎着一個長年禁閉在牢獄里的

髒污的罪犯

繞從河流里沐浴起來

而那河岸旁

披着水濕的長髮的

綠色的林子裏

又響起烏琴的脆曲

跪伏在微暗的茅舍的

裏

裏

也都跳躍着跑出來了

在泥濘的田溝里

玩弄着水和泥土

四〇，七月作，四一，三月改

又如

給一個人

記得在一個秋天的黃昏

別了你

悄悄爬上黑色的列車

從此跨過了廣闊的平原

——而你呀

不是不久也

隨了戰爭的颶風

刮向無邊的曠野嗎

流徙三千里

你足跡也許有斑斑的血跡吧

是的，你是悲苦的

被擁擠出母親溫暖的懷抱

以年青稚弱的脚步

顛簸地探走在

世紀的災難里

探尋在陌生的城

迎受了風暴的洗禮

告訴你

我這已爲我的眼淚

修築一鐵錘的關切

我已是覺得如此粗獷又野蠻

……我怎問爲什麼

又眼你是在深處的流浪里疲乏

還是已割斷了那

綑綁着你的豪氣的鎖索

瘋狂地

在原野上開始奔跑了呢

和另外登載於「文藝」的「春天的歌」，登載於「抗戰文藝」七卷一期的「大江」，「車陵」，「春」等篇，都感覺着憂傷的調子的。作者生長於苦難的中國裏，生長於貧困的人家中，毅然走出參加了民族的戰爭爲民族而苦鬥着，不幸因爲病的緣故，遂使他所歌唱的進行曲中，夾着許多過重的和還在痛苦。但這青年人前進的道路是光明的，因此他的將來一定會給我們許多光明的雄壯的歌。一個青年的民族詩人，是會漸漸壯大起來的。

另一小詩的作者，我歡喜魯藜。這也是一個青年的詩人，從戰爭中生長起來的。這裏我舉出他的一首「夜會」，一首「野花」。

夜會

笑

夜會洋溢着笑

無聲的笑連接着笑的波瀾

看看同志們的臉吧

有的笑像苦痛的唇巴

有的笑像傻瓜的勇敢

有的笑像老太婆的悲哀

我笑

我笑出無限的淚

淚，還是民主自由

給我的心靈的一滴溫

野 花

野花生長在荆棘裏

好像理想活躍在監獄

在河邊，我們走

塵上野花向我們點頭

愛着野花

我們不再怕艱難的道路

花要結實

我們的理想纔要開花

說得多的金銀說，綠草比勝過田間的。雖然他們愉快的基調都相同，而寫作的手法則兩樣。且算這是一朵新生的小野花，似尚不爲人所注意哩。

在「文集」上登的詩篇，我讀歐陽王璠和白岩，王璠的一首小詩「悼歌」，已不知存放在何處，這裏我重下一首白岩的作品：

我回來了

我的田園呵！

我回來了

你知道，我是怎樣的

思念着你呀

你知道，你那各種糞味的氣息

泥土的甜香的氣息

綠色荷葉的氣息

給與我這久久被涼浸蝕着的肌體

這多麼多麼的舒暢而親切呀

我回來了

你枯瘦了，你憔悴了

你的鬚髮

雜亂而修長

——你是從未如此狼狽過的

翻開我們所能够記憶的記憶

你也曾嘗過多少次兵荒馬亂的苦痛

終生爬行在你懷裏的動物

用他們的紫色的液體

描畫出多少的人類的不幸啊

而比起這一次來

那都是輕微而又輕微的

因這次——災難的泛濫

中國亙古未有的災難呀——

是那些海島上的野獸

爲了要饜足牠們

對於弱者的血肉的無畏的貪婪

於是，災難，災難

就無邊無際地泛濺了

於是，我也到處都聽見

無邊無際的生命

對於生命的堅強的呼聲

夾混着無告的絕望的哀聲

我的樹園呵！

我回來了

你的鬚髮

雜亂而修長

我感動地撫摩着，吻着

如同我撫摩，吻着

母親額頰上的悲苦的皺紋

我的田園呵！

你知道嗎？

在陌生而且陰濕的異地

我時常歇斯底里的

狂親，淚淚，劇劇念着你的名字

「我，田園啊！」……

我的田園啊！

我回來了

——許多人都回來了

告訴你：我們存的是永遠流不盡的

詩的液體

……

敵人的游擊區中，好的詩作應該是很多的，偶然也由砲火中穿過後方來，散見於報紙副刊或雜誌中，這裏且舉莊言的幾首小詩，以見一斑：

敵後小詩

爸爸

爸爸

從高粱叢中歸來

夜間帶去的

手榴彈

響激了二十世紀的歲月……

對着太陽，

我說——

活在還年代，

有咱歌唱的日子呀……

(「七月」)

小土屋

我的

溫暖的小土屋，

小土屋是

黃色的土和稻草層築成的，

屋頂的樹皮的稻草

是小土屋的頭髮，

整齊的兩邊披著呵……

薔薇的態，

徽紋一樣的爬在土牆上，

而土牆上的無數的小孔，

是春天土蜂的家，

因此，我的小土屋是年老的，

因此，我的小土屋的臉是麻的。

而在我屋子裏的地面上，

白
堤

鼯鼠是如此不體面的，
掘了一個圓洞，

那該是鼯鼠家里的窗子吧？
那該是鼯鼠家里的大門吧？

我想，

那應該是大門的，

因為在菜油燈下，

我常看見那黑色的

圓渾而多肉的鼯鼠，

打着唿哨

從那洞里爬進去……

而我的大門，

是用百家竹和鐵籬笆編成的，

我每天也像鼯鼠一樣的

從這門里進來，

從這門里出去……

黃色的小土屋
溫暖而黑暗的小土屋，
是我的家，
也是鼯鼠的家。

我喜歡我的小土屋，
更喜歡那扇小小的窗子，
因為早晨的太陽，
是從那里進來的，
因為我從窗子里
可以看到天空的雲彩和星星
和田野的樹林和茅屋，
而且，
我還可以看到田野
農人們的操作……

在夜晚，

我點燃了菜油燈，
一邊聽田野水磨的歌，
一邊工作……

現在田野是寂寞的，
我的小屋也是寂寞的，
但不久春天就要來了！
田野會有菜子花的芳香
和布穀鳥的歌，
開我的小屋，
也不會再寂寞了！
因爲在那時節

我的鄰居

已經要回來了！

那將爲度蜜月而來的，
薔薇花也紅着臉回來了！

11000000

1. 總行設於上海

2. 分行設於北京

3. 分行設於天津

4. 分行設於漢口

5. 分行設於廣州

6. 分行設於香港

7. 分行設於汕頭

8. 分行設於廈門

9. 分行設於福州

10. 分行設於長沙

11. 分行設於重慶

12. 分行設於成都

13. 分行設於昆明

14. 分行設於西安

15. 分行設於蘭州

16. 分行設於西寧

17. 分行設於銀川

18. 分行設於迪化

19. 分行設於哈密

20. 分行設於喀什

21. 分行設於和田

22. 分行設於阿克蘇

23. 分行設於庫車

抗戰四年來的詩創作

常任暎

關於文藝這部門，我只是一個非常愛好的讀者，而且是沉默的讀着自己所喜愛的作品，從來不去參加批評論爭的。雖然自己也會寫過幾首詩，但卻未曾分過較多的力量去創作，藝術又拙劣，往往寫成便又棄去，所以關於詩，我也只是一個讀者而不是作者。這以下的話語，只算是一個讀詩的漫記而已。

自抗戰以來，這期間，詩歌呈現着非常熱烈的活動，詩作者的數目澎湃增加着，文藝雜誌和報紙副刊，增加詩歌的篇頁。雖然印刷條件比之抗戰以前有多倍的困難，但就已發表的詩歌創作看，無論質上量上都有很大的進步。詩歌的刊印，普遍於各戰區，普遍於前方和後方，在遊擊區也活躍着。而且輔助印刷所不及的，還有詩朗誦與詩展覽，這裏也增加不少讀者和讀者，使得士兵工人農民學生各種文化團體中間，都洋溢着詩的浪潮。詩歌朗誦在國內是一種新的藝術活動，在武漢，在桂林，在重慶，都會熱烈的展開過，得到很多人的擁護。在近一年內，重慶還正式成立詩歌朗誦隊，給這運動以有力的推動。此外詩標語與詩展覽，也是運用詩歌作為抗戰的武器的一具體的表現，隨着民族抗戰的發展，將來會有更多發展的。

創作詩行的檢討與朗誦技術的檢討，也成為詩歌運動的一個經常工作，在重慶全國文協所舉辦的詩歌晚會中，對於這工作，有着不少的成績。創作的技巧與朗誦的方法，雖各人略

有不同，而其趨向大體都是一致的。爲抗戰而服務，更是整個詩作者一致的信念。這之間，與抗戰無關的在抗戰前或那一些吟風弄月的調頭，都三次落到了不知去向，即是「新月」與「現代」的舊人們，也以戰國的姿態，在詩壇上出現，作爲民族抗爭中的一員。在這血火中所鍛鍊的新詩人，那粗壯健康的聲音，更是我們最可誇耀的產兒了。

「詩歌刊物印行，在長沙曾發行過一期『中國詩歌』，這是繼續南京『詩帆』的詩刊，裏面以令狐詒的一首『七月的黃河』爲佳。時在長沙『抗戰日報』發行的，還出過許多期『抗戰詩歌』，因爲篇幅有限，發表的多是很短的作品。在武漢曾發行過三個詩刊，一是『詩潮』，其內容正如其命名一樣，包含着許多通俗的調子。二是『詩時代』，三是『五月』。以『詩時代』印刷的較爲美觀，其中袁勃的一首『一支筆的故事』，從血與火中親自經驗得來的，是很好的作品。

這之後，由於艾青等的編輯，在香港曾刊行過一期『頂點』，印刷與內容都很優秀，與戰前的『新詩』月刊相似。在桂林所刊的『詩』曾看見過一期，編輯的式樣與內容，也都是很可愛的。裏面有艾青的三首短詩——『樹』，『橋』，『獨木橋』——藝術都很精到。收丁的一首『星』，一首『海』，也帶着新鮮的氣息，最近並將移一廣西南甯，據說在昆明，在成都，在西北戰區，也有很好的詩刊，而且還有些艱苦的詩歌工作者，用油印印刷的，但以個人的寡見，無法一一備舉，不能不算憾事了。

在各刊物中，關於詩歌形式的論爭，是時見刊載的。蕭三在『文藝戰線』一卷五期中提

出「論詩歌的民族形式」，他以為「發展詩歌的民族形式應模倣兩個泉源，一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化裏許多珍貴的遺產，離騷，詩，詞，歌，賦，楚辭，樂府……二是廣大民間所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謠，小調，彈詞，大鼓詞，鼓曲……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向他們學習，虛心用苦功去學習。」他主張向舊詩詞和民歌去學習，還持論的最大毛病，即是割斷了五四以來的新詩發展歷史。郭沫若氏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民族形式商榷」，給持此種論調者以有力的指摘批判。其後力揚在「文學月報」一卷三期上也提出「關於詩的民族形式」的討論，對蕭三加以反駁。我個人也是很同情於郭氏的意見的。對於詩的韻用韻脚與不用韻脚，頗成爲兩派對詩的論爭焦點。最近郭氏討論此問題，以爲偏重於內在的抒情美的詩，偏重於音樂的外形整齊的是歌（原演詞未見，大意是如此），詩不必一定要用韻，爲了就韻，反而損失了詩的藝術，若歌則必須借重音樂，大概是其重要的修飾了。朗誦詩亦不必借助於韻，無韻在朗誦時往往更覺得聲調鏗鏘，在實際試驗中曾有過很好的證明。

除了詩刊以外，詩集的刊行也很踴躍，就所看及的，艾青刊行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陽」等幾個集子，還著有一冊詩論。袁水拍刊行了「人民」，單子豪刊行了「自由的旗」，中國詩藝社刊行了「收穫期」（常任俠），「微波辭」（韓燕），「自畫像」（汪竹銘），「南行小草」（李白鳳），「金筑集」（呂亮耕），「小春集」（孫望），「黑鳥的歌」（英文本徐愈）等。卞之琳刊行了「慰勞信集」，玉辛刊行了「路」，力揚刊行了「自由的柳鎖」，李白鳳刊行了「聖者的血蹟」「采旗謠」等，這裏多是無韻的詩。以艾青的幾冊詩，得到最多的讀者，其精緻的藝術作品，曾被譽爲「人的花朵」。「北方」是抗戰

初期的抒情作品，內容多半帶着憂鬱的調子，以愛土地的熱情，他為窮困的土地而傷感，然而中華民族從這土地上，突然起來與侵略者鬪爭了，於是這土地上現出了不可逼視的光芒，如「北方」中的一首：

他起來了

——他起來了——

從幾十年的屈辱裏

從敵人爲他掘好的深坑的旁邊

他的臉上淋着血

他的胸上也淋着血

但他卻笑着

——他從來沒有如此笑過

他笑着

兩眼盼望且閃光

像在尋找

那給他倒地的一擊的敵人

他起來了

他起來

將比一切獸類更勇猛

又比一般人類更聰明

因為他必須如此——

因為

必須從敵人的死亡

奪回自己的生存

這正述說着戰亂人民的一種英勇的姿態。「他死在第二次」是一首長詩，但我愛這集子前面的一首「吹號者」，曾幾次朗誦過。「白太陽」也是一首長詩。繼續而寫的還有「火炬」「潰滅」等。「潰滅」的內容是寫法國的失敗情形的，尚未刊為單本。這幾年來艾甫是一最勤懇的寫作者，不僅產量多，他所描繪的形象也都很可愛。這裏我再舉他的兩首短詩，以其詩人精鍊的藝術：

水鳥

三隻水鳥浮動在水邊

烏篷船里發出了鈴聲

一隻在驚怖中逃逸了

另一支掙扎在受傷的痛苦裏

牠的翅翼無力的拍着水面

又迷亂地飛了幾圈

纔慢慢地向上舉起

終於朝江岸的巖石

與叢林間飛去……

現在

牠是在巖石的隙縫間

用自己的嘴撫自己的創傷

在寂寞的哀鳴裏

期待着伴侶的來臨

一九四〇年，失喪江上——載「蜀道」

曠野

玉蜀黍已成熟得像火燒般的日子：

在那剛收割過的孳蕪的田地的旁邊，

一個農夫在烈日下，
低下戴着草帽的頭，
俯身採摘着毛茛的嫩葉。

靜寂的天空下，
千萬種鳴蟲的，
低微而又繁雜的大合唱啊，
奏出了自然的偉大的讚歌。
知了的不息的喧噪
和斑鳩的渴求的呼喚，
從山坡的傾斜的下面，
茂密的雜木林裏傳來……

昨天黃昏時還聽見過的
那窄長的夾谷裏的流水聲，
此刻已停止了；
當我從陰暗的林間的草地走過時，
只聽見那——暫而急促的

啄木鳥用牠的嘴
敲着古木的空洞的聲音。

陽光從樹木的空隙處射下來，
陽光從我們的手捫不到的高空射下來；
陽光投下了使人感激得搔不起頭來的炎熱，
陽光燃燒了一切的生命，
陽光交付一切生命以熱情。

啊，汗水已浸滿了我的背，
我非過那些用鬚髮攀住竹籬的
荳類和瓜類的植物的長長的行列，

（我的心裏是多麼羞澀而又驕傲啊）
我又走到山坡上了。

我抹去了額上的汗，
停歇在一株山毛櫸的下面——

簡單而蠢笨。

高大而沒有人歡喜的

山毛櫸——是我的朋友，

我每天一定要來訪問，

我常在牠的蔭影下

無言地，長久地，

看着曠野：

曠野，廣大的，蠻野的……

爲我所熟識，

又爲我所害怕的，

蒸騰着土地與巖石與樹木的

兇惡的海啊……

不馴服的山巒，

像綠色的波濤一樣

橫豎的起伏着；

黑色的巖石，

不可排解地糾纏在一起：

無數的道路

好像是互不相通

卻又困難地扭結在一起；

那些村舍，卑微的，可憐的村舍，

各自孤立地星散着，

牠們的窗戶，

好像互不理睬，

卻又互相輕蔑地對看着；

那些山峯，

滿懷憤恨地對立着；

遠遠近近的野林啊，

也像非洲土人的濃密的鬚髮，

黃亂的鬚髮，

在可怕的沉悶裏，在莫測的陰暗的深處，

蘊藏着千年的悒鬱啊。

而在下面，

在那深陷着的夾谷裏，

無數的田畝毗連着，

那裏，人們像被山嵐所圍困似的

愛好蠅蠟的母親

是更愛好工作的

撫慰過兒女們的

那雙多繭的手

曾接受了書香世家的傳統

而布衣 無盡止的操勞

對勞苦者的親切的同情

更深地給予兒女們的

母親的教養的遺產

是代替了催眠歌的詩韻

是用園生活的皈依

是討厭臭蟲的潔癖

母親 遺留在我記憶中的

是帶我到古城 學大江滋潤的母親

母親 遺留在我氣質中的

是扶了鋤頭在庭園裏種瓜種菜的母親

可是我終於離開了母親

以討厭臭蟲的心境

在充滿着多穢的臭蟲的都市中生活着

我沒有告訴母親

那些吸血者殘害着人類的情緒

但是卻接到了

母親被吸血者損害的家信

信上說 故鄉有大軍遊境

連我的書室也做了他們的行營

母親爲了收拾我的書室

在慌亂中跌壞了腿

這消息 宛如牀上的臭蟲

使我整夜的輾轉不寧

母親不願兒子成爲吸血者

但世間偏有無數的吸血者

母親 祇願過着簡樸的生活

但簡樸的生活也受了掠奪

我不能忘記

在母親病室的時候

我回來了 在母親的牀前

聽見早已不能言語的母親

清晰地喚出我的名字

我永不能忘記

在母親臨終的前一日

三個士兵來到我的家屋

顛簸着 強索着什物

我看見 在與死神掙扎的

母親底痛苦的臉上

現出比死亡更淒厲的恐怖

——對於人類底厄運的恐怖

母親啊 在你的棺前

兒子會默默地宣誓

你生前我是一個軟弱的被吸血者

你死後我卻要以生命與吸血者鬭爭

於是我又拿起了畫筆

拿起那畫過花 畫過光 畫過

也畫過母親的慈顏的畫筆

蘸着母親生前的痛苦

描繪着千萬個被殘害的母親底痛苦

蘸着自己心頭的熱血

描繪着千萬個被吸血者的熱血

有時 苦悶包圍了我 消極怠工

但將我解救了出來的

是母親遺留給我的習性

和時常出現在夢裏的

母親的嚴肅的面容

母親 你生前對兒子的苛責

正是我現在對自己的苛責

母親 你生前愛好真理的光輝

正是照耀着我生活的光輝

當母親死後的第五年

中原佈滿了熾熱的烽煙

在吸血者膨脹的肥體之前

被吸血的中國也穿起了軍服

穿起了爲自由爲正義而戰鬪的軍服

而且在爲戰鬪而流下的血液裏

洗除了軍服上過去的髒污

而遺血 正是千萬個被殘害的父母

和千萬個被犧牲的兒女底總合體

穿上這染血的軍衣

恰如舉在進化着的人類底頭上的

悲壯的 又是美麗的大旗

母親 我記起沒有向你解釋的

那個螞蟻與臭蟲鬪爭的故事

如果螞蟻穿上了軍服

母親一定不討厭這種軍服的

於是我就走了

給棄了那失盡爹家的

在多日的異鄉流浪的父親

經過了幾萬里艱苦的行程

投入在戰國的熔爐裏

當我再一次地穿上軍服

第一個想起的，是怕兵的母親

是淪入吸血管子中的

沒有下葬的母親殘遺體

雖然，我不從從受難者的白髮中

認出母親生前的齒髮

但受難者奔突流離

更甚於母親生前痛苦悲凄

我慚慚於還沒有塵土的新衣

母親 如果你知道

穿丁草履的兒子底武器

依然是一枝靈筆
你是沮喪啊還是歡喜

母親 在這峭寒的冬夜
透過這北國的雪的山野

我遙望那江南的故鄉

遙關着那點無燈火的

你底唇所底門窗

和彌漫在窗外的吸血者底硝煙

母親啊 你不用恐怖

犧牲者底血也決不會白流

總有一天 勝利到來後的一天

如果不死 我將回到你底棺前

脫下你曾不喜悅的軍服

（而人類也都將脫下它）

將這醜惡的人類底屍殼

焚化在你的面前祭奠

母親啊

你會相信有這一天

母親嗎

我們在爭取這一天

一九三九冬（「七月」五集二期）

綠色的春天

綠色的春天

春天來到的時候，

我看見樹林在發綠，

河水在發綠，

田地在發綠，

田野在發綠，

小甲蟲在發綠，

連白鬍的老頭子都在發綠，

綠色的血液在流動！

滋潤着辛勞的土壤，

土壤裏生出來的是

是綠色的希望！

紅色的知更鳥

冰雪融消的日子，

山 莓

爭看到紅色的知更鳥，
帶着快樂的歌聲飛來，
在透着綠意的楓樹上，
渾身燃燒得象一粒紅色的火種，
而那歌聲也是助燃的，
在藍天底下，
點燃着人們的戰鬪的情緒！

蒲公英

在辛勞的土地上，
繁殖着白色的蒲公英，
像杜鵑花一樣的，
有着過度的喜悅，
和紅色的笑，
當春風吹解了河凍，
而蒲公英也是更堅固的時候，
人們的心頭上，
將穿起了一串快樂的記憶。

河岸上

純樸的河岸，

披着綠衣，

對着河水笑了。

笑得那麼深情，

而不淫蕩！

狗奶子，

紅得像小姑娘耳朵上的環子，

又像一排排小紅鈴鐺，

多麼愉悅啊！

見過水蘊花嗎？

紅得像火似的，

終天燃燒着水，

使它變成紅色的。

拉繩的人寬，
走過來了啊：
裸露着胸脯，
貼緊着砂石，
腿肚子，
都因用力而扭絞起來了，
胳膊上滾着汗珠，
呼吸裏帶着血絲，
佝僂的脊背，
伸長的頸子，
沒有感覺似地，
沿着這河岸一步一步地爬過去。

(「七月」)

歌

魯莎

對着太陽

我說——

活在這年代，

有咱歌唱的日子呀……

那大野，

那林莽。

那受難的土地……

我以悲壯的歌聲，

送走它憂悵的日子……

那出現在林間的

被饑餓磨瘦了的，

你莽野上的農夫呀！

那披着紫色陽光的

被歡笑擠棄了的，

你貧家的牧童呀！

你也會聽到！

從這波濤的大地上

響起的聲音？

而我的鐘，

我的血，

也就是你們

所愛聽的歌唱嗎！……

而另一支……

雄壯的……

跳躍的歌聲，

也從你們

曾被鞭打過的，

曾爲饑餓而瞬滅的

奴隸的嘴土，

吼出來了！……

因爲

活在這年代，

魯 迅

有咱歌唱的日子呀……

好，

那就唱吧，

那就唱吧，

把怨憤，

把怒火，

把真理，

從心靈深處，

熱情的吼出來吧！

好，

那就唱吧，

那就唱吧，

把這無情的鎗錘，

把吃人的侵略者

查一個雄壯的，

也是從苦難生活過來的

年青的歌人面前，
永遠的毀壞，
永遠的毀壞吧。……

對着太陽，

我說——

活在這年代

有咱歌唱的日子呀……

在今天，

在這亞細亞的曠野上，

有什麼聲音

能比這支

從被壓者的嘴上，

從這受難的大地……

所躍起的歌聲

再偉大呀！——

它以高傲的腔調，

你有着根發光的抽不盡的生命

而你的青春就在這上面絞死

我想，如果你们都變成蛾子就好了

生一雙翅膀

咬破繭壳而自由地飛去

蝶

你是春天的燈

在綠野上照明了

一條走向花林的路徑

蝴蝶

你守着葡萄青了又黃

眼邊甜蜜蜜的酒到食後的舌尖上

前後，你就像一張葉子

粘了掉進冷雨下的泥漿

（詩創作）

A
M

阿拉川之歌

—

A
M

阿拉川，

靜靜地流過沙漠

流過遼闊的伊南草原——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清澈而虛實地

照映着牧民的憂忠與歡樂。

阿拉川，

它會照映過

到河邊來飲水的

潔白肥壯的羊羣，

廟上的熱鬧的會集。

和競賽歸去

那走過河邊的「頭馬」
背上披戴著優勝的紅彩。

阿拉川，

它會照映過

在河邊的草叢里

深夜談着情話的年青人，

和結婚的晚上

喝酒喝得臉孔緋紅的

那些圍着篝火

輪唱歌曲的歡狂的身影。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照映着牧民的安甯與歡樂。

阿拉川。

靜地流過沙漠

流過遼闊的伊爾草原

那一年

草原回綠的時候，

阿拉川以異樣的驚顫

照映過

用比快馬還更快的大卡車

從遠方載來的恣肆的敵人

於是

阿拉川再不見羊羣來飲水

只有腥臭的血

染紅了草原與河流，

漂亮的驃悍的馬匹

在鞭影里跑向東去，

再不會見牠們回來。

阿拉川

照映着河邊的草地里

那些低頭築飛機場的牧民，

他們的臉上和心上

都劃滿深深的苦痛的傷痕哪，

而常常在夜半，

婦女偷偷地來到河邊

流洒她們屈辱的眼淚。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照映着牧民的餘痛與恥辱。

三

阿拉川，

靜靜地流過沙漠

流過蒼闊的伊南草原——

河水倒映

攝錄着牧女的哀愁

和壯士們激憤的臉色。

在河邊，

草原的主人們麇集着，

悄悄地領他們的馬，

擦亮他們的鎗支，

磨利他們塵封的箭鏃。

他們用自己殷熱的血

洗滌了苦痛與恥辱，

敵人像野兔般逃遁。

飛機場仍然讓毒蠶在放牧。

阿拉川的河水，

又和平地照映着羊羣。

照映着賽馬跳鬼的廟會，
和新婚之夜的美麗的篝火了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滑嫩而忠實地
照映着牧民無比的勇敢。

阿拉川，
靜靜地流過沙漠
流過遼闊的伊爾草原……

（「詩創作」）

失去鐵軌的火車頭

李滿紅

一個火車頭，代替了發動機，
在工廠裏工作着……

於是，在夜裏，

我夢見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

向我哈哈地笑着說：

「讚美我吧，

年輕的同志……」

也是流亡者，

你失去那綠色的原野，

失去那往日的鐵軌和列車，

到這小城裏來了；

來到我們的面前，

從北方……

在那黑暗的夜裏聚會。

你鋼鐵的身體

和你勇悍的面貌，

讓這小城，這祖國年輕的兒女啊！

怎不心跳呢？

她默默地愛上了你，

她蒼白的臉頰變成紅潤，

胸脯漸漸豐滿……

她發瘋地擁抱着你，

而你啊！

給她帶來了

飄蕩的，戰鬪的歌聲，

閃爍的

世紀的花朵……

在那個工廬裏，

你日夜地工作着，

你滾着蒸氣的汗珠，

在粗壯地呼吸，

你跳動着火熱的心臟，

發出巨大而轟響的動力；

你讓那些皮帶和齒輪，

交錯地滾轉，

迅速地旋飛……

那些工人，

那些穿褲衣服的，

都是你的朋友和兄弟；

你每天和他們

勞作在一起！

在那瀰漫着機油與煙草的氣味，

你和他們

打着隨咳和噴嚏；

讓那些呼嘯着的機器啊！

把鐵條和鋼板

製造成

最完美的武器……

而當敵人的飛機，

來自遙遠的天際；

你伸着烟囪的長脖子

向我們吶喊了！

你讓我們這些流亡的人羣，

都奔往郊外，

疏散在

原野的海裏……

但是你，

失去了往昔鐵軌的你啊！

自己卻不能

行走！

然而在昨夜，

我卻分明地夢見了你，

你變成一個身材高大的巨人，

向我哈哈地

笑着說：

「你讚美我吧，

年輕的同志！

在工廠裏，

我不光是一架發動機，

我仍然是

火車頭！

我的鐵軌是戰亂的路，

這城裏一切的樓房和茅屋

都是我的列車！

而這個僻塞的小城，

就是我每天所經過的車站！

我拖着我的列車，

載着你們

這大時代的乘客，

從昨天的車站奔來，

向明天的車站馳去！

哈哈……

年輕的同志

你讚美我吧！」

於是我領悟：

你這失去列車與鐵軌的火車頭啊，

在時間的鐵軌上，

你並沒有停止，

你已走過了千萬里的路！

而冒着

這時代的風雨

從黑夜的遠方來，

向黎明的遠方去。……

一九四二五首詩作

（「現代文藝」）

五、耕

雷榮

母親在生前，

害怕着兩種生物

一種是臭蟲

另一種是——兵

每逢

遠遊的父親

帶回更多的白髮歸來

或清明節

下鄉掃墓的哥哥

帶回了一身塵土

都少不了要講說

關於臭蟲的故事

而母親

第一件事是

吩咐將換下來的衣服

在水裏浸一個三天五。

母親不讓那些吸血的生物
停留在被戰爭吸過血的家中
在母親的眼裏

臭蟲和兵是同一的東西

然而

(是一九二七年)

當怕兵的母親

看見最小的兒子

也穿了軍服回來

就像捉住了一個臭蟲似的

說——

「脫下這衣服吧

不用再去了」

而我，本來不能再去的我

就此把軍帽壓住眼睛

孩子氣的發泣了起來

從此

我又穿起舊日的衣裳

在青苔的 然而沒有臭蟲的屋子裏

在青苔的煤油燈下的夜晚

伴 獨在青苔的搖椅中的

母親 談着青苔的傳說

當母親翻着廢本 解說着

「是月也 雀入水為蛤」的時候

我心裏就生了一個故事

一個關於青苔的傳說

又和別的高爾基爭底故事

喃喃地告訴了母親

母親說 這是一篇

胡蝶可以飛勝臭蟲

一個是吸血 一個是辛勤的工作

明天的路

是自己底幸福 自己底自由

自己底勞動爲了自己……

我們就是用今天這一把劍

斬斷一切鎖鍊 一切鍊鏑

一切多少年來積重的擔負……

我底少年的伙伴呀

在今天

最值得驕傲的 是我們呀

我 在海這邊的中國

四年戰亂的火場里

我是決不吝惜我自己的哪

用我的憤怒 我的仇恨

迎着了今天

我底力量 我底聲音 我底血液

也要一起交付給今天

交付給今天的戰鬪呀

我只有這樣 只能這樣

安慰我底懷想

我只有這樣 只能這樣

祝福你們

健康地戰鬪呵

……

當那一天——

嶄新的日子

鮮亮的日子

我們從壓迫里解放出來的日子

勝利與自由燦爛了的日子

我會再來的

那一天

我一定唱着來 笑着來呀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現代文藝」）

詩林

筆

——呈帶任俠兄

偷說我有朋友，我只有筆。
筆以熾烈的熱愛與刻骨的憎恨，
在人間的曠野上，在那斑駁着
正直的圓期而色澤的，
自由的金黃而色澤的，
幸福的緋紅而色澤的，
凶殘的烏黑的色澤的，
貧婪的青紫的色澤的，
憔悴的蒼白的色澤的，
無垠而人間的曠野上，
作着炎陽之下的海濤的澎湃，
作着如狙擊手的投鎗的擊發，
筆的性格是如此的美麗！
於是，我愛筆：在十五年前！

梅林

當我第一次悲憤瀉瀉人生的神傷，
我給予筆以我熱烈熾烈的愛情。

筆成爲我的朋友，我的同伴了，

我們一同走路，互相發聲，

在幻變的險惡的時代暴風雨中，

在寒熱的異域的椰林蔭里，

我在太陽沉落冷風驟襲的黑夜，

我將我親切所感受的，

親愛，悲哀，憂憤，希望，信仰，

全部赤裸地交給；

筆而筆，忠實地爲我直述

於滄笑與哭，血與淚的人間。

於是，我變得更忠了，

宛如孤獨者爲戀人所親臨；

於是，我感覺快慰了，

宛如石鐘者在涼風裏高揚；

而我約虛弱，則使我有如常青樹。

然而現在，我和筆疏淡了，
我空虛而冷漠，沉默而憂悵。

我生活在煙與霧，招搖與撞騙的日子里。
而筆，本立在案頭，沉默，寂寞，憂悵，
我不會勃發過和它訴談的意欲麼？
我不會爲它的沉默而悲哀麼？
然而我終於無聲無言。

於是，在今夜，寒窗密扣木窗的今夜，
筆，我的朋友，發出怨憤的質詢：

你沉默如魚，是爲了有大悲裏麼？
你無聲無言，是爲了氣壓低降麼？

你冷寞如山巖，是爲了熱情枯竭麼？
朋友，倘你真已無愛無情無思無求，

我將離開你，因爲我不能而且不願

在日寇掠奪屠戮，進行決死抗爭的時候，
以沉默，寂寥，憂悵，悲憤，

我寒心而顫抖，如被投擲在冰窖中；
我燃燒而狂熱，如被投擲在烈燄中；
我陡然躍起，那麼緊緊地握住筆；
我將舞動它，突破煙與霧，招搖與撞騙，
重新進入斑綴着各種色澤的人間曠野，
爲被拉泰、爲被屠殺，爲血淚作呼喚，
而也爲我不能失去筆，我的朋友。

三十年十一月十日雨夜於渝
(新蜀報「蜀道」)

交通大隊

黑
冰

(一) 工程組

帶着水準儀

指南針

標尺和

萬遠鏡……

向我們的大地走去

唱着歌。

在不平的凹地

山嶺

川河中

劃出了一條線。

無數雙手拿着鋤和

鏟……

在明朗的笑聲和

歌聲中

我們背向炎熱的陽光

流着汗，

建築這祖國的血管，

伸向祖國的心臟。

把鐵器

無線電和

書籍……帶去，

把那邊的

米麥

木材

煤鐵……帶回來，

讓沙漠

山地

高嶺……

都跳躍起來嘯。

巨大的鋼鐵的身軀

都流動着活的血管，

讓這巨人站起來！

(二) 管理組

爬，爬呀，

從祖國的邊緣，

沙漠的外面，

過有雪的橫斷山層，

終日吟嘯的怒江邊，……

爬呀，爬呀，

這是不知名的

千餘水，

萬重山和

海似的草原……

把我們的火柴

汽油

鐵和

銅……

運送到祖國的大地來，

這里，人們正在戰鬥。

需要這些原料來

燃起火，

掙出血，

在血火里

建設一個新的國家。

我們的海岸被侵略了，

我們的戰鬥更艱苦，

我們要帶着我們的隊伍，

經過這多的

險惡的山和水

在狼毒的太陽下，

瘴氣里

或者寒厲的天候中，

大風或者

大雨中……

到外國去，

再歸來。

把我們所需要的

機件回來。

「再搬到戰鬥員的手中去。」

「同志們，

需要是沒有了！我們，

用什麼來支持這戰爭！」

(三) 修造組

親切的把手臂搭在機器上

撫摸它，

撫摸它，

把身子親暱地靠着它，

像親近自己的情人。

同伴們在機器旁邊嚼語，

像對着情人們似的。

機件們動起來，

響起了聲音。

爲工作而勞苦

它們生癩了。

而我們來了！

帶着鏡子和

錘子來了！

像醫生與

看護們帶着

藥品與

一顆愛的心而來了！

不能離開你，

爲祖國而工作的

聰勤的爬蟲們。

一九四〇，五月（「文學月報」）

星

在山那邊

在那顆亮星的下面

有我的家

楊芸

我真想旅行啊

當我半夜里醒了

從我那牀頭的窗子望出去

星光正濡濕着道路

今夜

我走在濡濕的道路上

這時

星光當已裝飾了

我那牀頭的窗子啊

一九四一，九，二八

昆蟲篇

螢火蟲

你搖着一隻火尾巴
颯來夜行的奔勞
誰說你是光明的指導者
你的航線還沒有一定的方向

蚯蚓

你錐破了完美的地壳
給大地加添着創洞
然後是疲倦了睡在粉碎的泥土下
而咒恨着粗暴的草根踐傷了你的夢

螞蟻

你永遠沉默着的工作者
常在生活的戰場上搬運

塵砂

同志們的殘屍
而把滿腔的哀痛
燦然下一次的戰爭

——

你走過了每一個春國
孜孜不倦地叮嚀着詞話
你犧牲了自己生命的刺
忍痛地在死虛榮的迷醉的花

蟋蟀

你的翅子有如透明的喇叭
我說你是戰鬪的號兵
要不斷地走不眠的詩人
每夜，在皎潔的秋燈的窗前
去過，響起一片足音

——

從銹蝕的束縛里解放出來！

放逐那些禍國的好賊，

像當年放逐梟雄拿破崙一樣！

撕毀那喪權辱國的密約，

像萊茵河畔的紳士撕毀凡爾賽條約！

起來！

法蘭西人啊！

你生長於法蘭西的，

便不能讓法蘭西滅亡！

誰奪去了法蘭西的

麵包和自由？

誰將法蘭西陷入了

饑餓，恐怖，死亡和貧窮？

佔領了你的美麗的果園的

搶劫你的牛，馬，羊羣的

日爾曼人！

你的誓不兩立的仇敵！

驅逐他們出境去啊，
這些人類的殘暴的豺狼！
起來啊！

你們工人，士兵，農民們，
就連奸詐的小眼珠的商人，
今天，

還有什麼值得可以齟齬？

爲你的祖國而死吧！

爲自由的解放而死吧！

紅，白，藍三色的旗幟

不能和盾字旗共存於法蘭西的啊！

法蘭西需要獨立的生存！

法蘭西需要解放的黎明！

法蘭西！

抖去你的暗濁的陰影，

英勇地站立起來！

法蘭西人的鮮血如潮湧嗎，

你們

「國家與正義的保衛者，

亞爾薩斯，洛林底光榮的解放者！」

振起呀，

重現似瑪恩一役的勝利的戰爭！

我，你的東方兄弟國家里的一員，

是以怎樣的熱誠

迫切地祈望着

勝利的曙光降臨於法蘭西呵！

（「文藝月刊」）

迎着這一天

冀 勃

—

我知道這一天要到來的

我知道這一把火要燒起的

我知道太平洋要沸騰的

像今天

我底血這樣 我底血這樣呀

我爲什麼這般顫抖呀

我底淚水爲什麼這般擁擠呀

我底心爲什麼跳躍得這般快呀

然而我並沒有恐懼 並沒有恐懼呀

來到的這一天

是怎樣的一天 是怎樣的一天呀

伴着冰雪凝凍的 朔風滾滾的

莫斯科前線火

伴着北非洲炎炎沙漠里的火

伴着最明亮的

在中國大地上延燒了四年的火

太平洋是着火了呀

我看見珍珠港流了血

我看見檀香山在爆炸

我看見關島焚燒着

我看見馬尼刺遭了屠殺

我看見美利堅艦隊沉沒了

我看見如鼠的泰民族

在法西斯底馬蹄前跪下了

我看見馬來亞半島開始了搏鬥……

地球在烈焰里燃燒呀

文明被阻遏在鋼鐵重野

自由民族在奮發

我 一個中國人

爲着我底祖國

我沒有任何理由在今天畏縮

我底祖國世界底誕生

我沒有任何理由吝惜我自己

然而面對着今天

我卻激動得這般顫抖呀

我底淚水

卻像變成血液的旋流一樣

不可控制地在眼眶里泛濺呀

二

因爲

南太平洋呵

我是生在這里的 長在這里的

…… 这里有我底黄金的童年

…… 我底歌 我底笑

我底不知世故的美麗的夢……

我底天鵬留在這里

我底龍潔雷奔這里……

一直到一天

我底第一個最深的記憶留在這里

我底不可排遣的懷念留在這里……

我會經用不轉瞬的眼睛

看藍天 看大海 看燕子底飛……

我會經是一個英雄

把海軍當作千軍萬馬 指揮他們

朝向我所預定的方向

奔激而狂……

我會經又癡又呆地

在多少個繁華的夜里

要從高高的天上摘下最亮的星……

而你——大的島嶼 小的島嶼

也就是不可計數的繁星呀
飄浮在藍色幽柔光的海上
永久澹散着春天底氣息
佩藏着春天底綠色
綻放着春天底花朵
在你底懷抱里
我底着我底生命底春天呀

開我卻是這般傻阿
我不懂得愛 不懂從恨

也不懂得什麼叫做惜別的
在一個陽光豔麗的日子

竟然輕輕地離開了你呀

離開了沉默無言的父親
離開了洒着淚

嗚咽不成聲的母親

但我並不知道

他們爲什麼這般殷切呀

我只看見

浪底奔滾而狂呼的浪濤

擁護我這個英雄走了

走遠了……

我走了 離開了你

就沒有再回來

我走了 離開了你

就再沒有回來呀……

三

今天 烽火來了 屠殺來了……

今天 我怎能不想起你

南天 平洋 我底故鄉呀

今天 我怎能不想起

慈愛的 有慈愛雙眸眼睛的

常常懷念我面哭泣的母親呀

今天 我怎能不想起

我底頭髮斑白的

帶着十幾年的肺病的父親呀

今天 我怎能不想起

在海灘上和我擲沙國的伙伴呀

今天 我怎能不想起

那一排一排 一根一根

被我攀爬過的 摘過花朵的樹枝呀

今天 我怎能不想起

那些紅的 綠的 黃的

叫我看着發癢的

最酸最甜的果殼呀

今天 我怎能不激動得顫抖呀

今天 我底淚水怎能不泛濺呀

我看見

你開始受難 開始遭踐踏

我看見

我底親愛的 我底記憶最深的
開始在依偎懷抱里失去了甯靜
我怎麼不激動得顫抖呀
我底淚水怎麼不泛濺呀

還有誰不知道
這是最後的日子
我們底最後努力的日子
放過了這一天
就永遠再沒有我們底日子？……
還有誰不知道
要自由 要生存
只有同一的戰國的命運……
再沒有誰比誰會多存一分幸福！
還有誰不知道
銅鏢 火焰 血液
再不能吝惜 再不能吝惜……
還有誰不知道

惡魔法西斯要給我們的

是冰河期以後的浩劫

是太古草昧時代以後的荒涼

是人類幾個世紀的黑暗

是貧困 饑餓 疾病與死亡……

法西斯底毒火

要叫山岳 河流…… 改變它已底位置

要叫一切生物失掉自己底顏色

要叫血液流得像海水一樣多

要叫海水染得像血一般紅……

面對着這一天

我氣憤不激動得顫抖呀

我底淚水怎能不泛濫呀

然而我並沒有恐懼 並沒有恐懼呀

去仇恨的火 憤怒的火

燒得我這樣呀

而且 在今天

我又聽到了呵——

不列顛 加拿大 澳大利亞

發出了一致的吼聲：宣戰！

美利堅咬緊了牙齒：宣戰！

洪德維斯 海地 自由法國 科斯塔利加

也憤怒地喊：宣戰！

流亡的荷蘭 比利時

也不管是斷力竭地：宣戰！

我看見我們自己

從四年生死的搏鬥里

爲了更堅強地反抗

也站起來 拍着胸：宣戰！

今天——從沒有一個日子像今天呵

像今天 這般偉大 這般明朗呀

今天 不再是夢里的日子
今天 不再是昏醉的日子
今天 不再是互相猜忌的日子……

捷克斯拉夫……

丹麥 挪威……

一些被出賣的民族

一些被迫害的民族

一些現在搖幌着的民族……

連同被驅逐的

德意志民衆 意大利民衆

日本民衆……

也要爲今天的聲音所震盪

也要隨着今天的聲音醒過來……

宣戰！宣戰！

向黑虎法西斯宣戰呀

讓我們

緊緊地連成一體呵

用電力的力量 暴風雨的力量

用雷轟擊的力量

連同我們底聲音 一致地

不叫牠有一瞬間的喘息

擊過去 擊過去呀

「打倒這個惡魔法西斯！」

就是這一天

就是這一天呀

就是這一天

朋友們 兄弟們 我底同志們呵

還有什麼遲疑 還有什麼遲疑呀

如果敵人殘暴

我們要比敵人更殘暴更勇敢呀

五

南太平洋呵 我底故里

今天 我是不能來看你的
海那邊的

我底少少的伙伴呀

十幾年來

你們變得和我一樣堅強了

十幾年來

你們也和我一樣

不餓了 忍受够了

還像着公道 世界底賜與

今天 你們也和我一樣

激動得瘋狂呀 流淚呀

今天 我看見你們

勇敢地走上了明天的路呀

你們看清楚呵 看清楚

春野

春是來得頂神奇的——

你不知它究竟到了何處

在什麼地方藏躲着

每當乍暖回南時候

它就忽然一閃露臉於人間

經了長期的淫雨之後

晴了——太陽出來了

竹林中無數竹筍露頭角了

綠葉枝頭也添了許多嫩芽

池邊的青蛙在格格地叫

滿山滿嶺滿開着野玫瑰

而村婦們卻說：

「七姊妹花開嘍！」

陪伴着那滿在半空的本棉花

像滿天的紅霞

春燕長征而來

變變地衝泥修築舊巢

而那些在修補着公路的

在修築着麼？

是剛收復的失地麼？

而，在春野，桐花也開放了

雄鷄借着春風去與雌鷄交接

桐花是美麗的可愛的

由桐花結成的桐子

還可以榨成作塗飾用的桐油呵

而，在春野，百花都開放了

呵，四月是多花的季節

春野是一片青綠

紅的花，黃的花，白的花……

都是青綠間的點綴

雨，在田野，融成溫暖的

農夫之家，耕作於

歌唱於野地之間……

農夫們來往於，耕作於，歌唱於
綠的地平線上……

（「詩創作」）

小牛犢

彭燕郊

這裏開闢一下
又往那邊跑去
你幹些什麼呢？
你這小傻瓜。

當你還沒有長大
你是美麗而可愛的

小犢的蹄和小鹿的一樣玲瓏
和生動的皮毛

綉線般平滑，水波般有光
沒有長過角的頭部

像小孩子底
沒有皺紋的前額

到你已經長大了
到你已經出角了

你知道嗎——

你將有很繁重的工作的？

注情暴燥的農人

「於我詳，由於對生活的無奈何呵

將會放棄着自已的兒子般

把繩鞭的柳鞭擡起

抽打你——着笨鈍的犁軛的

肥大的背上……

之後，命定的事

也終於來臨了

會有一瓶五武的屠夫

從你背後，猝不及防地

把大的，鐵硬的杵槌

朝你的額門

敲去……

殘廢的流

將用細巧的牙籤

悠閒地挑剔着，從齒縫裏

挖出你曾經餵過

辛辣的汗的

齒的纖維……

披薩夫衣肩上

就抗起用竹竿挑着的

你底被剝下來的皮

那帶有污血和泥漿的標記的

是像軍士抗着他們的大旗

倔强的旗，受傷的旗

沉重的旗，連風也不能飄動……

隨着被委燦的骨

你將把你一整個的靈魂

（連是刀所不能割，手所不能制的）

化入到

你所鍾愛的土地裏去

（文化雜誌社）

牧馬者

林咏泉

—— 塞外故事追憶之一

秋天是牧馬的好季節，
塞外的馬羣，就開始
在草原上縱躍。

牧馬者

—— 六歲的「C」娃子（註）

比汗達牧者更幼小，
用綠色的細繩編，
將紅色的小頭巾，
繫在赭黃色的髮辮上，
如喜鵲佇立車背。

騎一匹赤色的大高馬

迎秋風，像

飄搖在遠山上的紅葉。

（「文壇雜誌」卷五號）

這小畜士

是幾千匹，幾百匹

駿馬的指揮者，

在烏拉山麓，

後拿噴火平原上，

他擲着朔陽及馬而出，

他曳着晚霞揮馬而歸。

註：西北土語，即小孩子之意。

（奉陽國民公報「文地」十九期）

向法蘭西召喚

郭尼迪

我不是生於法蘭西的，
但我熱愛全人類的自由，
所以也熱愛着自由底法蘭西呵！

法蘭西！

在敵人的面前，

在十字架的面前，

你顯得是那樣的怯懦！

你顫慄了，

你屈服了，

你跪下了，

你是無恥的投降了！

還不幸而令人痛心的消息，

多響出於意外地

閃電似地襲擊着我，

我幾乎暈眩過去了呵！

遠隔青島黑龍江，

在這滄桑變幻前的哭聲

而它將像一個無畏的巨人

以鋼鐵般的姿態昂昂起來

全世界要爲之震撼的

我們這國的國土上，

法國呵！

你這何爲喜出的國家！

我向你頌揚

榮譽似的憤怒，

猶如似而無死！

巴黎！

你這個充滿着酒肉脂粉香的

荒淫無度的城市！

我向你噴唾

燃燒似的憤怒，

以燒似的無死！

向那些

出賣民族利益的走狗們，

我噴着

燃燒般的憤怒，

燃燒般的詛咒！

向那些

耀着金之勳章的昏庸愚弱的將軍，

凸起着蛙腹的貪欲無厭的資本家，

道貌岸然的庇着上代遺孽的公府們，

戴着外邊小帽招搖過市的貴婦人，

我噴着

燃燒般的憤怒，

燃燒般的詛咒！

向那些

在舞臺上演着天才的

動人的悲喜劇，

而在現實的面前

馴服如羔羊的女伶。

以及全法蘭西底
平和而又善良的人民，
我噴着

燃燒似的憤怒，
燃燒似的詛咒！

法蘭西！

在過去——

你披着自由底美麗的外衣，

卻有着火燄的殖民球，

我為你感到火辣辣的恥辱！

法蘭西！

在過去——

你舉着啟人的民主的招牌，

卻締定了犧牲良民的慕尼黑協定，

我為你感到火辣辣的恥辱！

法蘭西！

在過去——

你這雷聲般的眼睛放電，

……咬了兩口牙，咬了，捷克……

我為你感到火辣辣的屈辱！

俱千百倍於往日的恥辱啊，

你的城樓，村鎮，典雅的街道，

博物館，偉大的雕刻藝術品，

……着了火的啄木鳥的森林……

給瓦礫的砲火轟擊了！

敵人佔領了你的酒樓，田莊……

人民給殺戮了，

寶藏給掠走一空，

你卻不再甘心反叛了！

由於少數剝奪黨心的敗類，

你如此卑儒地

簽署了一紙奴隸的賣身契呵。

當森林雷聲震鳴，

慶祝着一個偉大的凱旋的時候；

當戈林，郭貝爾，畢賓洛甫諸公

在座筵上歡騰若狂

鏗鏘地擊碰酒杯子的時候——

當日爾曼底民族英雄

出現於座中，信徒便

高呼希特勒萬歲的時候——

法蘭西！

在世界圖版圖上，

你是黯然無色了！

六月十五！

這一個你的慘痛的國哀日！

在人類的歷史上，

將是最驚心動魄的一頁！

老邁了，

法蘭西！

衰頹了，

法蘭西！

爲法蘭西舉手誌哀吧，
自由民主的法蘭西是宣告死亡了！
但，

法蘭西！

你必須要記起

你的祖先們底驚天動地的偉業：

他們從艱苦的鬪爭里，

他們從鮮紅的血泊里，

推翻了專制的暴君，

消滅了斷頭臺的酷刑，

你總記起了

自由民主的冠冕！

一世紀來，

你是浸沐在

慈愛的深恩的綠蔭里呵！

起來！

全法蘭西的人民！

愛民索如子弟——幫我們救救和冬農

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的

X軍賜給我們的恩典！

不日，X軍全體同志

就要開到別處去完成更新的任務了

所以我們特組織縫補隊

前來替X軍同志補衣

作為我們對X軍的敬意

我們，要和X軍全體同志

永遠連繫在一起！

④

「我們永遠連繫在一起！」

這是全體的呼喊

喊聲震澈了雲層！

接着，一位士兵跳上了臺

向各人行了敬禮，說：

「各位同志！

今天，滿腔的熱血燒去了我的羞恥

使我厚臉來講國於我當兵的故事——

我本是：辛亥年代的民國兒

生長在帝國，土地於我母親切

灼熱的太陽在我的額上，了顏色

因此那反光的像一面鏡子

我愛我那 母牛基於我自己

我愛那 那三翻山皇土刺感筆

我愛那 那四母牛抗下的眼屎

有一次，在路上，我不會東西盛地同我

我就在邊地上搖了一根竹枝——

作了這樣的標記

就是證明那是「有主的」

但待我回頭再來卻被張三剝了去

我於是忿怒得一拳打掉了他一個牙齒……

是春餅時節：

我戴笠帽，披蓑衣，製母牛，搗糞車

去開墾埋藏黃金的土地

忽然風停了，雨打了

整整蓑衣也就有用處！……

南國的春，夏，秋，把那裏地綠得可愛

而南國的冬又何嘗不是？

所以我愛那春的綠色，夏的綠色

秋的綠色，冬的綠色

總之，我深愛我的土地

我的土地上的一切！

但是，當我從榕蔭下的夢中驚醒來

我的夢那裏去了？

我的房屋？我的母牛？我的鐵轅？

綠以春地，青原野，南國已經失了綠色

那輪日的壽命，遇到了異鄉

請看我那失去了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

於是一種哀怨吞下了我：

要奪回所有的愛就必須奪回愛之母的土地

於是鋼盔代替了笠帽，鎗桿代替了鐵竿
我要打回老家去！

現在，我的家鄉已插下了戰爭的旗！

現在，我們的鎗口正在瞄準敵人的頭顱！

不許敵人的腳踏進我們的土地！

不許敵人的腳奪回去了我們土地上的一粒沙泥！」

「不許敵人的腳帶回去了我們土地上的一粒沙泥！」

這是一體的呼喊，喊聲震盪了雲層！

軍長用士話唱了個山歌

換來了激天的掌聲

參謀長用吳語講了一個笑話

換來了一陣狂笑

李連長舞了一齣大刀舞

巧妙地向空中打了一個觔斗

於是全場喝了一聲彩：「好呵！」

……

【附】

...

...

...

...

...

...

.....

...

...

...

...

...

无

...

...

...



一切的一切

若果能看見這世界裏

也

任

你

任

任

若

你

正在這發光的夜星

正在這發光的夜星

有

在果行着不許燃火帶光的夜推筆

連他們自己

也看不見自己的圖形，

連他們自己

也看不見自己成威風

連將軍們平時的馬上的英姿

也是無法鑑賞的

只能在相離十丈遠近

纔能看見他們的黑影

是的

將他們的計劃與目的

並不是為了畫家的構圖

詩人的讚頌

人們的鑑賞

也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威風與榮華

而是為了

為了呵爭奪勝利

歸雁

夜路最難行的

尤其在無光的夜里

要不是踉蹌地前進

難保不會立刻就失卻了隊伍

遮住雲騎羣星了

了河邊繼續前進

這是一下將光

那時候七個學生針鋒無效履

這句

「驛」爲「驛」說「驛」

一齊「驛」

好了，我們，

雁行的時候

雁行的時候

以爲我們的心，南方要求溫暖

而我們

我們的存在

也正是這受放逐南方的失地的

吧南國——我們溫暖的家鄉

定光星

失卻了隊伍的人們

是連方向也失卻了的

路

又大而且亮的星

星

星

你這人，怎麼對我這樣的
好？

我……我……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你……你……

澗瀟

那邊是一片竹林
將到林的窮盡處

無意出現了一條截斷了去路的

曲折得不見來路底溪流

溪流是那樣的靜

靜得象池沼

聽不到河旁有一架水車

嘩嘩落落地不息地轉

你不會聽到水流的方向

溪水從來是那樣的清

清得像井水

但今天爲什麼卻變得如此黃濁

——不，如此的赤紅呢

既不是楓葉映照江水

也不是木棉花開的季節

莫非昨夜

昨夜呵在不遠的上海
有過激烈的戰爭麼？

呵，這是血流呵！

這小溪，這小溪

是大地的脈管呵！

看哪：

正有數十具屍身向：流來

這一？這是被滅滅了的毒菌

和住了這勇犧牲的白血球呵！

水車

溪流是要經過相當的路程

纔能通大江的

在牠底兩旁

稀疏無窮地

安插着車輪似的水車

像是要積百輪的轉動

究竟纔流到大江底處

水車嘩嘩格格不息地轉
提起了一筒筒的溪水

（混了血的溪水）

注在竹筒上

於是灌溉了兩岸的田地

兩岸的人們

於是得以利用這股水力

而就在深秋和初冬的氣候里
在田間工作——

冬耕，春播的準備……

白羽鳴

朔風吹來

來到南方的早晨

穿過了籬笆牆的孔

再向南方吹去

鐘聲敲響鐘聲

鐘聲敲響鐘聲

鐘聲敲響鐘聲

鐘聲敲響鐘聲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鐘聲敲響

正是冬與春交代的

乍暖天時——播種時節了
在田間工作的農夫
是知春最早者！

季鳥未來，百花未開
而農夫的鐵犁
已經翻開！那
爲雨水溼透了的土地！

種子是哪天播的
地苗卻長自田底
按時插秧，灌溉，施肥
神農至今年添加就！

是心窩裡播的
撒下了一粒種子
就等一歲粒粒
一歲粒粒播種，一歲粒年！

原上草

胡明樹

——連綿的——平線上

向所有的親友

我奉獻出

這詩篇

這由二十二首短詩連成的長詩。

或

這套冊

這由二十二篇構圖合成的連續畫。

汽車路

汽車路

是被壞了

澈底破壞了呵

或被開作了耕地

或水田。

而其上的禾苗
比兩旁的禾苗
長得特別高

而緣

汽車路

是被壞了

澈底破壞了呵

但因其上的禾苗之特別高
而緣

故車路的模型還在
牠的高度呀寬度呀依舊

在那長長的車路上
每年增加了多少生產

桐樹·標語

汽車路的兩旁

……

像爲路人撐着綠色的傘

前年，牠們還是小小的

去年，顯然的大了

今年，就更大

樹身上刻有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等標語

前年，牠們還是小小的

去年，顯然的大了

今年，就更大

桐樹與標語的長大
成正比例

牆下有一間破廟
神像已支離剝落
香爐也已破碎了

崩塌了的廟宇
爲什麼沒人修葺？
破碎了的香爐
爲什麼絕了香煙？

只會騙喫
而不會爲人製造福的神廟
你的被人遺棄
是必然的呀！

木瓜

頹垣之旁高高地屹立着幾棵木瓜

兩底編幹是筆直的——下半光滑上半疊鱗形
牠那寬大的綠葉則高高地長在樹梢上
葉柄下則圍着熟得發黃的豬乳房般的瓜殼哩
木瓜熟了，爲何沒有摘食的人？
往年的蜜客都那里去了？

馬夫·馬

經了長途跋涉的人和馬

破廟前停下了

馬用腿踢着馬夫：

「要走的路」

「完了麼？」

「天黑了！」馬夫說，

「我們在這兒過一夜吧！」

馬夫把馬背上的重負卸下了

馬已沒有工夫嘶叫

喃喃地噴了氣之後

於是低下頭

牠的背部

是擦傷了的

懶得令人惡心

但牠毫無痛苦的表情

可是在旁站着的馬夫

卻皺了眉頭

但他忽的瞪眼瞥見了

那顏重旁的黃黃的木瓜

於是便微笑了

趣了過去……

大榕樹

路邊獨立着一棵大榕樹

葉，濃而且密

陽光找不到縫隙透過去

幹，粗而且大

兩人拉車從樹下過

根，其所伸展到的地方——
其在地下所佔的面積

怕要大過葉在空閒佔的面積！

且看牠那露出地面的粗根吧

正像伸張著的蜘蛛蟹的趾爪！

就是這樣的一棵大榕樹！

牠作了牧童們的遊樂場

作了農夫的工餘休息所？

且聽那從樹上播出的

牽牛的牧歌吧

且看那樹下的置着幾大瓦鉢的稀粥吧

附近該是有農人在耕作的嘍！

牧童的歌

抑揚的歌聲

從大榕樹的梢頭發出：

原來樹枝上坐着一位牧童

他拾起了巢中的紅的鳥卵

故在掌中玩賞，這樣唱：

「紅豆種安

九，九百九十九又一個嶺……

相思隔着萬重山……」

牛，摩摩地叫

在秋

在雨國

綠綠的地平線上

牛，兩角彎彎

低下頭

吃着原上的草

天氣是晴朗的

雲雀在天空飛舞

牧童在樹上歌唱

中，也擡起了頭

兩目放閃了淚

在寧靜地有所感懷地叫了

田間的歌聲

農夫們彎着腰

在田間翻木

有的無言嘆氣

有的在唱歌——

「穀了難……」(甲)

「麻籃擔水上高山……」(乙)

「麻籃擔得幾多水呵……」(丙)

「肚饑餓得幾多餐……」(合)

「穀呵穀……」(甲)

「米呵米……」(乙)

「要穀成米才容易呵……」(丙)
「要秧結穀實在難……」(合)

「天不下雨怕天旱呵……」(甲)
「下雨太多又怕淹災……」(乙)
「天旱淹災猶可當呵……」(丙)
「最怕還是鬼子來……」(合)

「鬼子到來搶穀米呵……」(甲)
「燒我房舍割我雞呵……」(乙)
「殺我父母奸我妻呵……」(丙)
「此仇不報還待何時……」(合)

「不要怕呵——」

一位着軍服的拿起了橫在田間的鎗
他的臉上浮着幽默的笑儼着射擊的模樣：
「不要怕呵，我這里有殺敵鎗！」

軍民合作圖

在田間農夫們正忙於收割
他們是各式各樣地裝束着：

赤膀子，白背心，綁頭巾

駝背的老農披夾衣

年青的少婦露出了右奶喂嬰兒

還夾雜有一大部分穿草青眼的

你說那些青色的人們是士兵嗎？

但什麼麼他的手上也有鐵？

你說那些赤膀的纏頭的……是農夫麼？

但爲什麼他們也帶有鎗枝來？

若說他們是農夫的士兵吧

或說他們是士兵的農夫吧

都無多大的界別：

大抵農夫都赤足

士兵都穿草鞋……

用午餐的時候

他們先後到了榕蔭下

青色和雜色地人是分開的

而青色的人們卻多了一種集隊的形式

然則他們的午餐是？

是稀粥！

午餐之後，

在崗上放哨的人

向着田間喊道：

「喂，換班呀！」

家情的指揮官

一羣鴨鴨地叫着的家鴨

擠滿了田間來

吃割過了的田里

是脫落有許多穀粒的

這就產了家鴨的糧食

那在飼鴨的老農

慢慢的跟在鴨羣後面

手中持着二根二丈多長的竹竿

竿頭繫着一塊縹布

這就是他指揮鴨羣的旗幟

這旗幟

可以命令鴨羣向左或向右

止步或前進

「鴨司令，日安！」

「日安！」他答，向招呼他的農人。

「宗鴨的指揮官，你好呀？」

「好！」他應，向問他的另一個農人。

「做了五十年的詞鴨家

被叫做鴨司令

和家鴨的指揮官

是值得的吧？」

可是，這樣的年紀了

應該退讓的啦！」

牛車的收割隊

牛、兩角彎彎

爲作牠的前矛

舉着穩重的脚步

向前走

背後拉着兩輪重重的牛車

牛車的兩輪是高高的

跟在牛的後面

噠噠格格噠噠格格地向前滾

車上滿載着

一捆捆金色的禾穗

牧童仰臥在禾穗上

偶或翻過身來

向牛揮策着鞭子

跟在牛車的後面的

仍然是牛車，牛車，牛車……

跟在最後的牛車的後面的

是那健壯的農夫

肩上挑着兩捆金色的禾穗

跟在農夫的後面的

仍然是農夫，農夫，農夫……

還有持鎗桿的農夫

作他們的後衛

鎗桿，鎗桿，鎗桿……

這支聯合的軍制隊呀

牛車嘍嘍格嘍嘍格向前滾

原上的軍民大會合

大清早，太陽還未出來

而一列青色的隊伍

早已就到了草坪上

圍成了一個有缺口的圓圈

接着又流來了

一隊雜色的行列：

扛着禮物的男女各界

由圓圈的缺口流了進去

口令——動作——敬禮——立正——唱歌

主席的口中說出了「今天，我們，」

會就這樣開始了

接着，民衆代表也登了臺：

「親愛的×軍全體同志

自從回來了敵區

阻擋了敵人的進攻

使我們直到現在還很安心工作

×軍全體同志

馬上吟

趙儼

——去國草之二

停馬於祖國的邊疆上，
我們守衛着祖國的門。

曾有一條長壽的巨龍，

我們爬過了橫斷山脈。

馬蹄踏過

崇嶺山上颯颯的雪，

也踏過高峻寶山的草，

山峯連着在天，

我們的馬也笑了。

我們的馬是多情的哩。

馬蹄踏過山下

山地的花

吻一下帶來的新芽。)

一加油。我們的馬

奔馳在草原上。

那兒草青樹綠，

牧童們追趕着遊羣，

那兒夕陽正落，

那兒滿天的胸脯上

(我們聽見土地

醒來的響息着。

太陽成了春天，

春天想笑着我們

多情點點。)

我們騎過朝陽江，

江水如一面鏡

照着我們

紅燭像淚水一樣，

滴在空虛的夜裏。

他低聲地說：『別哭，

陪他吧！』

（風吹在）

淡薄的雲裏。

如一粒沙子，昨天

我們把他丟在海上，

丟在怒江的水底。）

我們就在這馬，

聖靈，生長在我們的土地。

他低聲地說：『別哭，

陪他吧！』

（風吹在）

淡薄的雲裏。

如一粒沙子，昨天

我們把他丟在海上，

丟在怒江的水底。）

我們守衛着祖國的門。

羊田上

伍棠楹

南方最後的季節，

短促的羊田的氣息。

一羣馬散開松林，

在迷霧的田野，

走向郊野上的牧場。

郊原上，我來看看牛羣。

牧離的季節，

是耕田空曠的日子，

繞着自己耕作的田地，

長着麥粒，開着紫李，

搖搖晃晃，醞釀着笑：

「假若我不吃草，

又怎能夠活田地呢？」

耕牛笑了，又在更茂盛青草。

透熱的穀粒，
必須再喝些水。

我叫藉田鬆開嘴巴
愉快的，藉田的，
將水輕吐給芋田，
藉田生的紫芋長得美，
長得甜，長得肥大。

芋田，

多遼闊啊！

這綠色的長堤

這短促的綠堤啊！

綠堤抱著柔穗的金浪，

金浪也抱著綠堤：

純潔的，蓬勃的，

以無邊無際的

健康的線條，

描一抹無垠的希望，

嚮向多霧的遠方。

綠色的堤，

愛護著我們艱苦的命，

飲喝血的饑荒

揚揚黑色的翅膀

永凍我們的田莊。

而我們

用艱苦生命的血汗

築起綠色的長堤

永遠的護愛著天地。

「白飯仔喫田雞種，

紫芋仔喫地雞耕；

嬌娘生在人家裏，

風流好要路難行。」

「一塊大田長又長，

九個漢牛耕一行，
三百大船溯江上，
總使船少不問倉！」

歌聲

像一縷白帆

從東山盪到西山，

盪着憂慕

也盪着夢想……

芋田上，

用鋤頭挖掘紫芋，

我應和着盪漾的歌。

黃昏老了，

用芋田的嫩掌，

捧着從從紫芋，

我騰騰在牛背上

隨一串熟番蹄聲

信步回家……

（柳州日報「新詩潮」第七期）

貓

陳邇冬

一九四一年就要完了

時間在你雙瞳上

像雨水落在屋脊

分兩邊流，流……

你翠綠的虹彩

把時間，像魔術家

玩弄着，變幻着

如賽馬時的鞭撻

如真空，誠一片羽毛

比野馬塵埃下落得快

落得沉重，沒半點可惜

像對殖民地的蹂躪

和賡餘價值的剝削

在今夜，只要你那瞳孔

縮成一條線啊，在今夜

只要古銅洋花的舊鐘

時針，分針與秒針

也燦成一條線齊指著

羅馬字「XII」：

今夜便完了

度過了一年

趁今夜——休咩

今夜多塵熱：

有猛虎在咆哮，狼子磨牙

猴沐衣冠從市街過市街

大廣皮的肥豬把背皮

擄着木柵只管擄，擄

哪一匹狗兒不叫，狐狸不發騷

哪一匹耗子不往洞裏逃……

任太冷銷了

你在灰箱上

印一朵梅花！

又一朵梅花！

一九四一年已快完了，

原諒我，我不會爲你寫過

十四行或者八行的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夜未央時（「詩創作」）

空街

陳邇冬

空街是一無所有，像一條
四百米突長的街道，
除了土地，連青草，
也不見半片兒飄搖。

白日哪，白日的空街，
空街要趁着白日

來表演它的荒謬：

不要半開房屋讓一批廣告，
空街自有它的繁榮，
如冰的流蕩，火的喧嘩。

是人的流蕩與人的喧嘩，
空街又沒有馳驅或停留的車馬，
沒有招牌也沒有種草標，
空街竟招徠了遊近的

農人，工人，文化人，
學生，公務員，有閑者，
娼妓與流氓也穿插在
貴婦與紳士的行列。
這空街，全是草鞋
長釘馬靴和高跟鞋
儀情的摩擦，儀情的敲打！

斜肩着扁擔的過去了，

斜着眼睛頭的過去了，

嘴角斜掛着半枝煙捲的

過去了，過去又過來。

鬆鬆細腰肢的督郵

是那樣翩翩，夜郎，

又飄進了新的領巾，黑的領巾。

彩色的領巾與彩色的人羣。

就在這些彩色人羣的腳底，

空街陳列着總色的貨物：

三折鏡，手鏡，白鐵筷子，
金漆銀漆，漆制的彩瓶，
各式的掛鐘，座鐘，掛錶和手錶，
各式的自來水筆，各式的鏡屏，
各式的「響器」候你來吹敲……

皮夾子，女帽，皮手套，
皮大衣和皮短褸

各種手袋——最好叫「
金」的，叫「銀」的，平則天
下，貴則土了，它們整齊
地擺在架，掛着綉紗，
綉紗一色，就一天
一天升其一天高！

有那什麼呢，開口呢，
嘿，綉紗的體面服飾旁邊，

出錢買像夫了生命

眼淚如雨，他已昏厥，

買妻者常常不知道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反正是由一灘血痕，

一灘汗漬或一灘瘡疤。

這世界，連紅豆也是商品；

像那一杯一柄地閃着光輝。

一毛錢買一箱愛情，

兩毛錢買一對相思！

要下給。就花三塊五塊

來打扮成一個摩登的騎士！

空得平平坦坦，像一條

四米米長長的跑道。

只等子絕那橫馬的蹄

用手杖探索着空街，

而我們，光明的人羣，
那一個不是大踏步，
從不會意識到空街不平坦。

白日哪，我也趁着白日
在空街，帶回一件東西。
我花三毛錢買了一枚
繡了句「宜和通寶」，
它不會告訴我的遭遇
和它那個時代的故事……

(「詩劍作」)

塔

在毗鄰着郝莊與郝莊的中間
有着無數綠色的兵士

挑着泥土與磚石

鑿造着點綴給春日的花園

不用石子在地上鋪成

「抗戰到底」

「爭取勝利」

官員們也打扮得格外瀟灑呀

掛着紅色的值星帶

指揮着弟兄們

用團結的力量

豎立起

莊嚴肅穆的「抗日將士紀念塔」

我以誠懇的心情

敬歌她，默默專注觀看那

紀念塔崇高聖潔的光輝

假使山呼海湧

在用它來滋養

永無枯竭不息的

溶着地蒸着地

悲哀的輓歌

一棵高天的桃樹伸過它底頭

開放着血一樣鮮紅的花朵

我以激動得抖顫的心情

對她說，睜眼地舉起我的右手

一九四一，四，十三，吉安（「詩創作」）

江·車隊·巷

杜谷

江

暗曠的江

瘦弱的江

來自荒遠的山中的

古老的江，

你是窮了嗎

在冬天的灰沉的天幕下

你沉默地流過城市的邊沿

當更深深夜

你江上流落着濕濕的霧

為待得等到你無疑的

悲哀的吸泣

是嗎？你

再不是西憤起

鱗血的六月

羞憐你失去了洪水時節的

強壯的力？

不，你不要悲哀

你不是還

爲祖國

從左敵在你身旁的僻小的村莊

運來了城市的食糧

你不是還

爲祖國

載運了大隊的兵馬

向東方去

征伐他們的仇敵嗎？

谷

暗晦的江

瘦弱的江呀！

你不要再

悲哀吧！因爲

春天

又要來了

車陣

廣袤的

遼闊的

祖國的原野！

我每天大早一爬起牀

就跑到窗口

向你問安好

今天我看見

遼闊的江的對岸呀！

有來自南方的

戰重汽車隊

它們披一身塵沙

從遙遠的山中

那綠意蒼翠的輕紗的

紅色草坡上

出現

穿過疏林

唱着歌急急地奔來

唱着愉快的歌

唱着敬愛着藍色的海水氣息的歌

到了灘口

勁舞立在山崗上的，祖國的

發光的大城

揚起手

它們拂列牆壁上被繪

過江來了

眼裏射出親切的光輝

伸開手掌

呵！母親

它們的眼裏流下——

欣悅的眼淚

它勝賊一半南國的溫暖

開進了祖國的懷抱

巷

微雨的巷

微雨的巷呀！

我看到了

災時的風暴

刮過我們城市的廢墟

你破落的窗櫺

你坍塌的樓

你無遮的庭園

你無頂的房舍

你殘斷的牆

你橫七豎八的木柱

……

都掩着憔悴的污穢的臉

只把焦黑的疤痕

悲哀地裸露着

……

扶着那

年老人的牙齒似的一段危牆

在破瓦堆上

一拐，一拐

艱困地走着的

老母親

你臉苦痛地繼續著

喃喃地咀咒些什麼？

是的，我知道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祖國的子民

心裏都種着仇恨

四〇冬末寫於樓上（「抗戰文藝」）

林公

泥土的夢

杜谷

泥土的夢是黑膩的

當春天悄悄爬行到北溫帶的日子

泥土有最美麗的夢

泥土有綠鬱的夢

灌木林的夢

繁花的夢

發散着菓實的酒香的夢

金色的穀粒的夢

它在夢中聽見了孩子們的刈草鏟

和風車，水磨轉動的聲音

它在夢中聽見了

潺潺的河水

和牝牛低沉的嗚叫

熱性地撫摸著泥土

泥土從深沉的夢裏醒來
慢慢睜開它美麗的大眼
它眼裏充滿了喜悅的淚
看我們的泥土是懷孕了

四〇年春三月，四一年四月改（國民公報「文羣」）

生活外一章

生活

我們的生活：

太陽和汗液。

太陽從我們頭上升起。

太陽曬着我們。

像小麥。

我們生長

在五月的田野。

我們是小麥，

我們是太陽的孩子。

我們流汗。

發着太陽味，

艾漢

工作

在夕陽餘輝的故里。

歌唱，

歌唱

在每個早晨和晚上。

生活。

甜潤飽滿的種子。

我們兄弟般的

結實，在土地上，

我們——熟透的麥粒呀。

梵啞鈴和詩

在生活的鍵盤上

我們去擁抱

梵啞鈴和詩。

晚上。

艾蕪

在夜的大帳幕里

梵啞鈴的音調

從夏天的樹下

盪出，

從人的島嶼里

盪揚。

而我讀的熾熱的

年青的力的跳躍呀！

早晨，

陽光照亮着

普希金，

尼克拉沙夫，

馬雅可夫斯基，

我們讀着那詩冊。

安亮的

年代的音響啊！

我們跟它，詩，
學習
反抗和謳歌，
愛和掙扎。

（「詩創作」六期）

強悍的蒙古人，
而他們的女人唱着：

我們要自由，
我們要年青，
我們要勇敢，
我們要生命！

她們準備給騎兵們
一個豐盛的晚餐，

她們笑着

「文江的太陽下出遊。」（註二）

註一：套馬圈子是蒙古人捉馬用的工具。他們可以用套馬圈子從馬羣裏提取任何一隻他們所需要的馬。可是他們更聰明，現在把套馬圈子用來作為活捉敵人的武器了。

註二：見高陽詩「蒙古牧歌」。

（「文藝戰線」）

水手和黃昏

夏芝

喚！水天的邊沿上

一條如許長的古美人的腰帶。

水手，我喜愛讚美你撐船的熟練，
喜愛你懂得讓遊人默念

暫泊的遊船……

忘神地蕩過蘆葦，
用你摸熟的一枝長竿。

碧藍的水，眼睛的水，
落日光中疲倦的水。

收起我數不盡的客中的懷念，
我在做一方繡花的圖案：

火車在暮色的原野上劃一道弧，

我寂寞的看它，

一道灣兒，又一根直線。

那天夕陽送我上火車，

今天它又高傲地對着木船。

想起另一個黃昏裏一揮手，

我夢中對一段極長的距離發愁。

(貴州日報「革命軍」詩刊第四期)

我們和春天競賽

夏 蕾

(一) 山

舟行七日，

我從海的波濤上

投入了山的波濤。

是第一次，

當我的雙足踏上

這北國底鬆軟的黃土，

總會感到海風的涼爽。

像帶倫布的夥伴似呢！

俯伏在證實了的新大陸上，

將臂膀去觸接大地的熱情，

我也不能絕無眷戀於海。

我會是一個多夢的孩子。

(出版日曆「新華日報」附張「新華國庫」)

從我睡著的牀上，

垂下薄薄的紗帳，

那是染了

海的顏色，

海的喜悅的笑影的，

在帳里，

我夢見過海上的初陽。

我會有一段沉醉的日子，

像嗜飯者沉浸在

深夜的酒店的燈光裏，

我沉浸在

薄暮的小湖之濱，

在暮靄下閃着微光的湖水，

我想像它是海上的黎明。

我說過「我是愛水的人」，

但今天卻靜沈在山園裏。

變世有延燒，

召喚着遙遠的憶念，

然而山，

卻以頑強地不移的姿態，

把撫着我：

猶如水啓示了我的夢幻，

它啓示了我的勞作。

誰說是荒瘠的禿頂的山，

像守財奴的撲滿，

不輕易給人以一林一木，

當我們有鋤頭在手，

它也大量地

獻出了黃金一樣的小米的顆粒。

誰說是低矮的醜陋的山，

靠幾千年前的洪水，

沖積了瘦磷磷的石膏，

當我們需要磷在田。

它也在勇地

擔負了保衛子民的屏障。

如果說我是熱愛着，

這北國的山的波濤。

那是因為我投入了人的波濤！

(二) 二月

二月，

溶雪的日子。

雪溶化在

它原先佔領了的

山上，

路上，

茅屋頂上，

枯草的根上，

禿樹的枝極上，

怕冷的人們底心上。

山依然是幽，
將那些滿覆着的

白的團塊，

白的斑點，

白的微粒，

吞沒在

筋脈縱橫的肌膚裏，

像一雙從戰鬥中

抽出的手，

毛孔裏騰着熱氣。

而太陽，

那火熱的紅球，

在淡藍而閃光的太空，

驅逐着灰色的雲塊，

而且像在呼喚着什麼，

像教一篇歡迎詞。

二月，
解凍的日子。

那凍結的壓瘡的小河，
今天

卻在撕着龜裂的冰塊，

嗚嗚嗚嗚

嗚嗚嗚嗚地響，

然後，

又訪問別一條溪流去了；

它們談得怎樣地歡暢呵！

那掛在嶙峋的石崖上的

錐形的冰柱，

我們的山的白鬚，

今天哪裏去了？

代替它的是微溫的水滴，

是歡喜的淚珠，
流在古老的
山的多皺的臉上，
低聲地訴說
又一代的年宵。

而風，
挾着醉人的呼吸，
吹着復甦的大地，
吹過教堂的塔尖，
在無聲的鐘樓下，
在被綴上了紅星
聖母龕前，
就爆發了歌聲：
是迎接世紀的春天的
中國的戰歌，
是迎接世界的春天
渡產者的進行曲。

(三) 我們和春天競賽

是春天了。

春天的醉人，

是在於它必勝的戰鬥力！

春天

用這麼一雙大手，

看不見的大手，

替冰河解凍，

替枯木生芽，

替被凌辱的大地

揩去污疤。

我們

也有這麼一雙大手，

勇於戰鬥的大手，

替殘敗的村鎮

裝起炊煙，
替溶雪的茅簷下
貼上春聯，
替被束縛的中國
解除鎖鏈，

說明這事實的——
你抗爭最烈的弟兄啊！
你們底

沒有鞋襪的腳，
在襲擊敵人的征途，
在雪的北國的原野，
印上

鮮紅的血跡，
鮮紅的勝利的血跡啊！

和
戰鬥的展開——

春天的展開是一起的。

我們，

後方的我們，

配合你們的子彈，

我們用筆，

用文字，

用聲音，

用色彩和線條，

用語言和動作，

向敵人刺擊；

我們的學習競賽，

是戰時力的競賽。

同時，

我們是和春天競賽；

在三月，

我們又將拿起鋤頭，

像一個，

最忠實的農人。

一九四〇，二（「詩劍作」八種）

從農場裏出來

鄭荻帆

從農場裏出來

我拍一拍身上的泥土，

兩隻手

呵欠地伸出着，

把一身的疲勞推開。

我要到肥滿荊棘的籬邊

去撫摩那有着海綿一樣細毛的白羊，

到浩渺的野地上

去檢閱我的披着黃纒的麥浪之羣。

然後

踏着三月的冰冷的新月

去參加一個討論「民主」的晚會，

結論同我們的收穫是一樣美滿，

我們跳着，笑着，而且唱着……

……那麼

時間不早了，

我回到屋子裏，

月兒，星，都描在我的窗口，

藍藍的天

蒙着我茂草青蔥的搖籃。

明天

我還要穿着新衣

到區公所的大禮堂去，

因為那兒，

將舉一個歡送出征壯丁

同集團結婚的典禮。

(「中國詩藝」復刊第三期)

——我們爲什麼不歌唱！

當鐘聲最鎮住

我們底手足，鮮血在淋漓，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們招手
——我們爲什麼不歌唱！

當悲哀的幽日將逝死去，
當愛的陽光已向我們走來，
請人們說：「你們祇應該哭泣！」
——我們爲什麼不歌唱！

(五) 開路

在那些高峻無比的
被雲霧掩埋着的山嶺上，
在那些堅實而崎嶇的巖石中間，
在那些原來沒有的地方，
我們以全生命的力量，

真爲人既敢火的勇敢而忍耐，
雖有寒風的肩膊與手臂
緊裹着鐵劍，擊斃碎石，
爲我們自己，也於未來的行人
周圍一條寬闊的道路，
伸向無限寬闊的原野，
原野上展開無限遼廓的天空。
但在這艱苦的開闢的日子，
無數殉難伙伴的血
流灑在路上，作了真理的標記……

一九四一，一月（「文學月報」十三期）

（一連讀到了幾個人的詩和散文，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讚美着天上的星星。）

——這詩是只向人唱，

他聽生在泥土而又像從泥土的氣息。

——這詩是專寫人的星，

他只在夜裏從黑暗中

閃閃地亮着，像那清涼的

——這詩是

——這詩是：「白雲間的星星是美麗的，

——這詩是：「白雲間的星星卻更美。」

——這詩，我們卻更要發一下哲願，

這人這詩的優美完全掃開，

使人的星空更亮，更色彩，

更覺得這一切，更可愛。

「我看見你了，我更喜歡你了。」

「是啊，我也一樣：我們的胸前都沒有妻。」

而且，我們也更盼望

那別的星球上的愛星者

能看見我們這個世界：

「看哪！我愛星，我愛頂亮的那一顆。」

三十年七月十三日，敘永

（「中國詩壇」復刊第三期）

河 岸

王晨枚

離家長長的幾位

宋趙長長的幾位

我期望到在平原上居住的土地

這上情是國。子顯我對這平原的

我們是這平原。這平原是這平原的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那裏去。

那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繁茂茂盛，不復高，不繁華
我們想：不久我們會回來這裏的
這裏仍是我們的土地

如今是春天了

平原上遍生着綠草，還開遍着雛花

(「詩創作」)

小播穀及其他

小播穀

賈芝

我像個播穀鳥又唱了，
麥熟的五月紅衣相開了。

戴一朵吧，

一切天賦的孩子；

聰明與成熟，

我這你而得這成熟，
上這你而得這孩子。

小播穀唱了，

它的最後一滴血

也將開給我們榴花，
在五月的末梢。

犧牲和血

是英雄的美譽阿！

夜裏叫在替守夜，

早水又一滴一滴了，

每聽的這聲聲的夜，

壓一壓在別友的心念帶上呢，

留一留想心；

朋友別隔了，

只有小猶在來！

我的忠實的忠告，

這一切也別去，

人們就該吃這苦頭有裡了。

老夫老三

「哈咳——嗚呼」

——哼。

紅眼圍老正喘着氣地來；

午陽晒得……
雨……同志在門播教
個對我出一句對
一個在那裏打飽。

喝著的南風熱了，
小麥散出香甜；

那些小東西

像上雅熱帶的海岸，

滾着白沫

誘惑人……

噫——！

對我的眼睛說起了

噫——！

又是一個夜。

……

戰沒了！
而工作很忙碌。

蒙古騎兵

出色的騎兵隊

天不亮就出发了。

一大隊會同

總攻的軍隊，

第一軍團出發。

像以前騎兵的人們：

馬蹄聲響，在草原上，

馬蹄聲響，在草原上。

騎兵隊出發

守衛蒙古的邊境，

騎兵隊出發

在每一寸的草原上……

騎兵隊出發

（接近的馬，

密紅的馬，

白的馬，

黃的馬，）

一支長鎗，

一個套馬圈子（註一），

從前還在草上捉馬的，

雖然活捉敵人。

他們的鹿蹄下，

有人不敢睜着眼睛。

廣闊的沙海

是蒙古的地方。

望不到邊的

沙漠底地平線，

東邊出太陽，

西邊落太陽。

太陽照着的，
住着女人孩子的蒙古包，
草間的流水；
照着的，
雜色的馬羣，
肥實的牛和牛犢，
金色的羊。

他們的女人
從牛奶擠出牛奶；
孩子撒野地操騎光背的馬；
忍受着生活的痛苦，
而帶着天真的愛情。

傳說着祖先的傳說，
遊牧着日和夜；
在綠草地上，
在溪水旁，

誰在每時每刻以淚與安眠。
他們從原始的世界
談起於社會，
夢想更多的幸福
和更美好的時光。

他們在鬪爭地生活，
當綠草要自由地生長。
他們男的女的都有着粗大個兒，
棧色的皮膚，

眼睛閃耀着

祖先的蠻悍和勇敢，
連愛情也是粗野的。

歌歌唱在年青的嘴裏，
在森格摩山下，
在廣場上，

在夕陽中，

在炎熱如熱帶的中午

他們懶懶地想：

威吉思汗住在這塊地上，

他們仍住在這草地上。

他們用金浪

形容他們的沙漠。

一切都不能

比這人偷竊，

那怕是夜裏的星光，

河水與流水，

那他們的太陽。

誰吃一隻羊是敵人，

帝國主義更是人類的狼，

收買了無恥的德王，

他們憎惡這民衆的背叛者，

蒙古的敗類！

他們用勇敢守衛

蒙古的邊疆。

頭盔不會掉在嘴裏的，
他從從軍的那樣無聊的夢！

砲光的血性

浮現在棧色的臉上；

祇要一隻羊腿在膝下，

可以騎馬去了。

祇要陸軍的命令，

那一匹馬是靈巧的，

可以到要到的地方去；

到最危險的地方，

流血的決鬪裏。

那把連袂鞭的鐵錘。

紅的笑從天末吹起，

道義在魔鬼足下呻吟，

惡行如花捧於頂上：

你的孩子們在被侮辱與損害。

我們的哭喊搖撼你——

從血，從骸骨，從燦爛的炮火，

從火燒的城……

你感覺怒火如焚麼？

是的，你噙默了很久，

應該忍無可忍了。

黃河，搖一搖身子立起來，

用你的白色的圍巾拂去它們，

用你的金色的裙裾掩覆它們。

黃河，搖一搖身子立起來，

驅你滾滾白色的馬羣

奔過去，

奔過田野，村郭，

把一切密的，腐的，發臭的邪惡的渣滓掃蕩，

把撒旦的門徒們

從我們錦繡的但是破障的河山，

從原野搖撼之火搬到海裏去。

黃河，捲起來，

用你的嶮峻的金鞭笞打它們；

黃河，捲起來，

用你的白色的繡球花，

用你的洶湧的赤松樹，

用你的澎湃的白樺林，

用你戀人總會的

燙金的沙灘沙灘接吻它們，

黃河，用你的風暴吼出你的千古的憤怒，

黃河，你以你的低語輕吟安慰我們。

黃河黃河，捲起來，

黃河黃河，立起來。

(「中國詩藝」長沙創刊版)

法蘭西與紅睡衣

汪銘竹

巴黎，世界博覽會，

剩下一堆炭燼，沒一星火。

千夫所指，十目所視，

紅睡衣是壓着法蘭西的魘魔。

黑蜘蛛絲命放出死前迴光，

又紡織了一面毒網。

自柏林鐵甲車紛至沓來，

飽吞下法蘭西煤炭。

播音員不斷喊着待訪的男和女；

夜沙龍中，豎琴小鼓失了聲。

一扇扇鐵柵門，風雞

在地上：碎玻璃，五彩繽紛。

千千萬萬的人，噁了，
喉頭裏則異樣的怪癢。

集中營擁擠着人衆，
人衆日夜作聖貞德之幻想。

三十年十一月十日（貴陽力行報「駱駝」第一期）

有黃沙，盡天荒變的，意溫狂古。

波蘭之光榮，翻動一頁頁東嶺，波蘭是有着
死一般幽強之感覺的，念地變成無際的國度。

要感，要痛，要痛告世代子孫，要叫世人看見：

不以榮，不以貴（雖然有過一次你願望

死在侵略者的長矛上），而以黑白晉變。

一八三一年巴黎，幾百朵星塵浮動着：

海涅握起浸在蜂蜜與膽汁中的彩筆，

穿着件朱紅背心，繆塞在唱靈秀的歌。

此外，還有拉馬丁，梅立美，波多萊爾，聖讓章，維宜，

戈蒂爾，夏多勃里安，兩果一大串嘹亮的名字。

你目眩於這衆多名字前，驚惶於牠們顛倒之失語。

以預備飛去的一口氣，寄下十八年奇奧歲月，
在這裏渡過。而那黑眼的女人——喬治桑
更裝滿了你底生命，給你添了一些，毀了一些。

市場的蒼蠅們，會訕笑你那雙無骨
的手；但那多美，是兩支柔荑。當其游撫
三分之一健盛時，像蛇裂開嘴，吞下隻狡兔。

是精緻的水晶球，落在火紅的絲絨上。像蜥蜴
多年善變，是你指間流出的強重音；
而輕柔的，則是切切叫人迷了魂的耳語。

我們宛如聽見露點滴落，風在竅竅，
有鬼燐似的呀，有飛騰火燄，有捲地而起的狂風，
有小小銀馬蹄，款款地打響了林蔭路……

鋼琴的女水神呀，我們迷惘
在你音階之霧中。我們更看見波蘭，

波蘭自泥淖中迸射出萬丈光芒。

然而今天，你死後纔百多年，你底母親，衛叫

波蘭流淚盡死。波蘭呀，

你將永遠變成虛古帝王陵寢，祇供人憑弔嗎？

一九四一，六，七，貴陽（「中國詩藝」復刊第二期）

紀德與蝶

汪銘竹

熱情的細網，重又將這隻待償的心，紀德
向非湖岸的貧瘠去，蒼地像

春天往他身上撲來，於是開始了新的撒游。

他說：這是一種青年時的計劃，在老年時

纔實現。嚮往這簇新的世界，已往

二十年，或許三十年了，彷彿一支隱祕的夢。

非洲誠然是魂迷人的土地：有綠色大蛇，

有羚羊，有龐大的紙草田，灰色蜥蜴與大由鴦，

古代白蟻居室，九座圓頂的矮山丘。

木棉樹，旅人樹，棕櫚樹，像銀耳般大的

巨大的羊齒類寄生；鱷魚身上，是多好的

美的斑紋，野火燒過的荒地上，有獅子來往。

魔鬼一般的孩子們，頭頂上插着一翎大羽毛，美的上肢之女人，髒骨上裝起金燦燦的銅環，並以棕櫚纖維編成短短的裙，此外，還有文面的土人。

凌壓在這一切奇異之上的，非洲更是蝶之王國（*Butterfly Kingdom*）：大的燕尾蝶，蔚藍色，珍珠色，硫磺色嵌着；黑的斑點，有的翼背上更閃爍金光……

但不久紀德的壞時辰到來了，他的熱心照射了非洲的空間；他闖入後臺，扯開了眩目的佈景，在那裏他目擊了醜陋與可恥。

孩子們赤裸着上身，沒一片布，生疥瘡，生癬，生痢痢，象皮症，虛腫病，像播種落在每個人身上。死亡牽起手，拜訪着家家。

全無沒有牧者的憔悴的人畜時，女人在雨淋下滌夜給修着汽路，割樹膠者，

已是被榨乾的枯，剩下了空的皮殼。

太重的徭役，土人全都逃往荊棘中去了，
如一隻隻被獵逐的野獸。部落拋下了，鄉村
拋下了，自然更顧不了家底與耕種。

一舉眼，荒蕪的田成了一片柴草。蟄伏在
向無人居的洞穴中，以草根果腹。在荊棘中，真理有
何等昂貴之代價呀！一個土人顛且如是說。

於是從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紀德深深詛咒
自己着了魔。眼光卻了新奇的感覺，忘了燥，
忘了長柄的捕魚網，終於他衝出詭言的黑屋。

三十年三月七日（一九五〇年代）第一卷第三期（

初夏

孫望

初夏，小牛的泥蹄，
浸潤在水田裏。

初夏的水田，
像嵌上玻璃的窗格子，
一格又一格，明淨地。

小牛的影子倒映在水上，
於是牠第一二面見了，
那兩隻美麗的觸角。
牠磨動那張開闊的嘴巴，
用常日吃草的姿態，
想去接吻它。

小牛嗚嗚，
有一道美麗的蠟聲。
那是，

晚色快要昏黑到水田的時光了，
牠看見，一隊載運着軍火的牛車，
顛簸地，
顛簸地從遠處過來，
顛簸地，顛簸地，
又從近處拖過去。

不知道前線緊張的小牛，
牠的泥蹄，
仍然浸潤在水田裏，
牠慢慢地擡起頭來，
看看天，
牠在等候着主人的接引了。

初夏，農村的晚色
比日景更可愛。
看牛隻隨着主人
緩步走在田塍上，

我這一種神祕的感覺。

（「中國詩藝」復刊第一期）

季曉峰

霧季詩抄

力揚

(一) 路

是的

「每條路都通向羅馬；」

但是，必須你底心裏有一個羅馬，

而這條路，這的路，

卻祇有一條。

(二) 燈

愈是黑暗的時候，

我們愈是需要燈；

也愈是黑暗的時候，

我們愈需要燈的明熱，

如果已是太陽照耀的白天，

我們還需要燈嗎？

「白雲若卷」靈附錄(一)

(三) 鷹與烏鴉

烏鴉飛得疲倦了，

棲息在懸巖的枯樹上。

它伸縮了一下頸子，

向懸崖在天空的蒼鷹，

咕噪着說：

——霧氣如此濃厚，陰沉沉的，

伙伴們，休息一下吧！

爲什麼老是不倦的飛！

——我們還沒有飛完

我們底理想的航程呵。

烏鴉睡了一會，醒過來了，

看見蒼鷹仍然矯健地在飛翔。

——你看，風在嘶叫，

黑雲已湧上山頭，
蒼天色像有大風雨似的。
伙伴們，還是休息一下罷！

——即使大風雨來了，

我們要搏鬪着飛過，

去迎接太陽。

深霧仍然矯健地在飛翔……

(四) 我們爲什麼不歌唱

當黑夜將要退卻，

而黎明已在遙遠的天邊

唱起紅色的讚歌……

——我們爲什麼不歌唱！

當嚴冬將要完盡，

而人類底希望的春天

被封鎖在冰霜的下面

——與鳥獸

我愛每一溪橋，
每一巖谷和村落，
甚至每一蟻似的小邱，
都給我以可親的容貌。

坐在山和山圍繞的，
田和田環曲的，
路和路交錯的，
霧氣濛濛的田野中，
我懶着而且喜愛着，
那無不知名的乾草舍。

密雲圖〇十二月三日青木關農村中（「中國詩藝」一期）

冬天的樹

常任俠

當寒風颯來的時候，

弱小的蟲子不再唱歌了，

翩飛的鳥羣也做起翅翼。

冷酷的風從遠遠地走過，

大野彷彿像號哭，

顯露着慘灰的顏色。

一株偉大的長青樹，

獨立在巉巖的危崖上，

嚴肅得像一個撐天的巨人。

牠的枝葉紛披，

像濃厚的頭髮。

牠久經霜雪的皮膚，

如百鍊的鐵塊。

牠挺直而蒼幹，

一點也不萎縮彎曲，

牠的脚跟插入在泥土裏，

插入在堅硬的石塊裏，
毫不動搖的向四面瞻顧。
牠在白天和夜裏，
都是一樣站立着。

若果你要把牠毀滅時，
牠身體的一塊碎塊便是一個火球，

解放出火焰並散出溫暖，
克服黑暗和寒冷。

牠的種子已經到處散佈着，
明年又生出新芽。

牠是不怕冷雪來襲的，
而且當春天到來的時候，

當風日暖即易於生長的時候，
牠的枝葉將伸得更遠，

牠的根將入土更深，
牠將更結出許多新的果實。

波希米亞高原上的婦人

夏子康

波希米亞高原上的婦人

戴着白頭巾

穿着在田野間勞作的服裝

在 *Masaryk* 的墓前祈禱着

戰慄的祈禱着

像天主教徒一樣的虔誠

小孩也在流着靜默的淚啊

四週的樹木非常甯靜

幾個農婦很整齊的跪在墓前

用淚眼平視着

光榮的 *Masaryk* 的墓碑

像是在心頭悲哀的說着

這是捷克最後的日子啊

以希求上帝賜福的虔誠

去希求捷克已死的先知

解除她們一些難言的痛苦

波希米亞高原和奧地利

霸歐洲的要塞

這肥沃的土地

將會爲納粹變造戰爭的利器而枯瘠

現在是春天

正是播着種子的時候啊

淚是和種子一同落在麥田裏了

麥穗會因淚而茂盛

可是，收穫成熟的金黃的麥穗

她們將會灑着更多的淚雨

野鳥在悲哀的叫

她們已經感到了

那樸實的快樂的民歌

含着悲愴的聲音

帶着斯拉夫特性的彩色的圖畫

和鮮豔的服裝

將會成爲暮色的景緻

與黑色的喪服啊

現在，春天同鳥兒來到高原上
她們不能像鳥兒一樣舞蹈

茂盛的麥田

煤礦，鐵礦，鹽井

是戰爭的糧食和原料

現在不能作一條頗主讓爾用啊！

還是波希米亞高原呀

就是納粹征服羅馬尼亞

烏克蘭的根據地

啊！卡柏斯特

與佛朗伯斯特納溫泉

將會染着納粹開闢的臭汗

銅盔圓圖自污濁的血

波希米亞高原上的婦人

在 Masaryk 墓前祈禱着

戰慄的祈禱着

她們聽到原野上戰爭的發鏽響了

預感到飢餓與死亡

(詩時代社「自由的旗」)

單子集

九月之晨

覃子豪

清晨披瀟乳白色的霧

我騎上紅馬

穿着黃色的戎衣

雨後的黃泥

滯着我輕快的馬蹄

緩慢的走上

蒙着霧的長的山坡

然後沿着

現蒙着霧的茫茫的河

馬兒進了深邃的林間

靜聽鳥兒們唱清晨底山歌

猶如

溪水底淙鳴

全新奇的歌啊

這是幽靜的林壑中的神祕的音樂

長風拂着我

霧爲着我的馬兒前行

在慢慢地讓開

走出了深林

田野間的霧已經散盡

上前線的大路

使我病愈後的精神振奮

上前線去吧

我已經看見像戰士鮮紅的血液的

——九月底薔薇

在一叢綠葉之間

我安慰似地摘下了薔薇

插在紅馬底頭上

紅馬飛馳着奔回兵站

七月的黃河

◆孤令得

黃河，親愛的乳母，

你嗔怒了嗎，

將絕裾以去，

從白沙之汜口

奪穎淮，而入於海？

是的，壞脾氣的乳母，

你已忍無可忍了。

黃河，我們珍悉你——

五千餘年了，

你哺我們以金黃的乳汁，

又昇以膏腴的沖積層，

幸福之岸爲我們而展，

光榮的文化胚胎於你，

南北的拓殖也賴你繁育發祥。

你是倔強的，
頑固而又保守，
二十世紀之機械文明，
你辦焉不顧，
斯蒂芬不是你的恩人。
你的好心腸的妹妹揚子
已失悔自己的大度了，
我們無時不在歌頌你的堅貞。

夏日你快樂興奮，
你跳躍，你狂奔，
你唱歌，你嘻笑，
你大聲向天上白雲喧嘩
冬日你便喑默了，
喑默而又悒鬱，
甚至你以冰絨口，
不爲你的孩子們，
低吟一闕催眠曲。

黃河，親愛的壞脾氣的乳母。
黃河，歌斯利亞的乳母。

我們知道

你常踴躍地投向他懷抱，

從寒冷的冰和雪的桎梏下

從白冠的巴顏喀喇山之北麓。

我們知道發生的

山西高原和陝西高原愛着你，

你卻從他們的嶙峋的臂膊間溜出；

厚顏的華山迎面欲擁你入懷，

但你只在龍門給他一親芳澤，

便掉首還自東去。

坦闊的中原

該是你樂於嬉遊之所了。

而且積石山，岷山，四嶺山

青海高原和甘肅高原

都愛着你啊。

哦，這些矗立的悍險的戀人，

是羞澀還是怯懼呢？

你喧騰着疾馳如矢而過，

揚起你的白色的圍巾

和金黃的裙裾。

他們又癡心地遺你以

黃金的沙堆與沙洲。

但遺憾贈於你是煩惱的，

你因此而有疾患，

（只夏禹會一度治痊你，

迄今世上無人不爲你束手，）

你的壞脾氣變得更壞更壞。

於是有時你會猝然噴怒，

用你的白色的圍巾投擲我們，

用你的黃色的裸足蹴踢我們。

於是有時你會厭於故道了，
你尋一條你自己的路走去——
去會你的關山阻隔的
不能相語的永恆的戀人。

有時你會迷路

或者路絕了，
你便慟哭而返。

在你的裙裾掩覆下，

在你的靈瓊馳驅下，

廬舍爲墟，

桑田成海，

牲畜人猿蕩然無存。

淚河，忍心的乳母，

你不感到你的可憐的孩子們

在你淫威下的戰慄麼？

你也稔悉你的孩子們，

如日之於月，如月之於星。

聯續運動的飲酒地盤。

我們來居居嗎？

你看我們燧木取第一星火，

你看我們構木營第一座巢，

你看我們斬蓬蒿，開草萊，

執第一支戈

驅除毒蛇象犀虎豹，

你見滿山滿溝的羊羣，

你聽牧笛吹盡黃昏，

你是第一支箭使飛禽

劃一道美麗的弧墮落，

你見我們檢起第一顆墜地的果實，

你聽到第一聲機杼聲，

你也見到第一枚

眩目光簡絢爛的貝殼，

你扶第一隻獨木舟順流東下，

你舉第一隻白帆在和風中遠航，

從一個部落又到一個部落。

當這些第一次感情
流露於你的顏面時，
我們知道你會歡唱
上太行雲。

你見會諸侯於孟津的雄師，

你見長城怎樣邁入天際，

你見明妃滿懷怨幽出塞，

你見匈奴，羯，鮮卑，氐，羌紛擾如蠅，

你見國紇吐蕃入寇，

你見女真挾徽欽二帝以去，

你見成吉思汗的怒馬，

你見愛新覺羅氏入主中原……

是的，你見的太多了，

黃河，親愛的乳母。

是的，你見的太多了，

但你絕不見這今日的鐵血。

叫那些政治工作隊員也來，
騎兵騎着他們高大的馬來了，
伙夫挑着他們送飯的擔來了，
一五，一十，那邊來了十幾輛坦克，
我們的機械化部隊，在陣地上，
從山峯中間，從這個光明的早晨，
他們出現了，叫他們在這裏停下來。
你看，熊膽虎骨，他們多麼雄壯。

喂喂，我們是激勞團呵，
來拿幾張報紙去看看呵，
後方的大城市爲這次勝利出了號外，
看看報外上描寫你們的，對不對？
下來，從陣地上下來，馬背上下來，
坦克車裏下來，我們要看看你們，
你們的臉，你們的倍見高大的身軀。

這兒已經擠了這麼多人。

在這僻靜要的，雄壯的關隘，
中間還有老百姓，挑水和牛車。
老百姓也得了好清涼。過來了，
不，打仗的時候，他們也在前方，
前方滿是滾滾的是老百姓，
就這公話，從彼公路都象的他們，
象若，不但有傷兵，還有傷兵。

現在這色的天空已經太暗了，
聲水何處響徹天上滾下來。

今晚！我！你們是戀愛國嗎？
那聲音裏夾着春天的露珠，
那聲音的響亮是從那兒來的，
大家找呵，聲音是從那兒來的。

在那兒，山頭上，看見的，
在那個山頭上有一隊兵，
「喂！你們下來呵，下來呵！」

「不感，不感，我們並不勝。」

「憑誰能拿上來給我們？」

「是的，他們爲任務，差不勝嗎。」

「天上又有聲音下來了，大家聽，

聽不出來麼，聽不見呵！」

「喂，大聲些，什麼給你們看看。」

「跳個舞給你們看看嗎？」

「慰勞團的女同志呵，我們的鑼鼓一敲，

你們有誰會跳舞的，站出來跳舞，

跳一個「勝利之舞」，在那邊，

在崗亭前面的空地上，梅花樹下。」

四個女同志跳了在梅花樹下，

她們讚美這次勝利在陽光下，

但是中國的勝利是經過許多奮鬥！

從山峯上那一隊兵看到下面，

在青青的草坡上，四個女人的舞蹈，

他們踏出士兵的勇敢和步伐來，
現在他們是紫雲悟的步了。
一片雪花飄舞，在圍牆上，
高貴的兵士將它輕輕吹看，
靜靜的說感動，卻敢大聲笑了，
他們走出最勝利的大舞步，
全身看容都站出來學她們，
那長圍圍口，有歡呼聲的陣前，
到那一天，圍城將近千萬人，
都瘋狂地，藉據地這樣地跳動的。

橫

一絲樹 一根樹

彼此支撐地立着

彼此交織

營造着樞樞的距離

但現在湖上的煙霧下

牠們伸展長着

在看不見的深處

牠們把根纏繞在一起

艾青

一九四〇，四月

橋

當土地與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時候，
當道路與道路被水截斷了的時候，
智慧的人類佇立在水邊：
於是產生了橋。

苦於跋涉的人類，
應該感謝橋啊。

橋是土地與土地的連繫；
橋是河流與道路的愛情；
橋是船隻與車輛點頭致敬的驛站；
橋是樂聲與步行者揮手告別的地方。

艾 責

一九三九，秋

獨木橋

艾青

在兩個巖者雲的高山相接的地方

在兩個山峯突然向下傾斜的下面

在幾尺高的芒草的密叢裏

橫着一根棕櫚的樹桿

——獨木橋以堅硬連住了兩個高山

旅行的人從牠上面走過

牠在空中微微地抖動

一條百丈深的黑坑

裂開在牠的下面

從黑坑的最深處

可以聽見幽遠的水流的聲音

一九四〇，三月（桂林）詩「一卷之類」

小詩四首

袁水拍

(一) 贈友

小小的牛犢在山坡上，
生尖的耳朵擺了又擺。
剝皮的獸骨像槍斃的形狀，
瞭小地朝我望望。
背脊骨是彎下的，
腹部肋骨骨一條一條，
稀稀的頭毛沒有一點光澤。
一匹沒有母親也沒有親人的
小小的牛犢在山坡上。

(二) 折斷的松樹

一棵小松樹齊腰折斷了，
半個身子倒在地上。
松針還是綠的，

俱是，我曉得牠，
明天就要發黃。

折斷的樹桿

像折斷的骨條。

就這樣斷在那兒，

就這樣斷在地上。

我俯下身去看看，

看看那折斷的傷口，

是不是溼潤的，

還是已經枯乾，

但是，這有什麼兩樣！

(三) 城市

城市在前面等着你，

牠有酒館的氣味，

牠有汽車的氣味，

牠有車輪捲起的塵埃，

牠有說話的商業和標語。

牠靜靜待你，用吵鬧的市街，
用人與人之間的磨擦和欺騙，
用既痛了的心腸，
像一匹野馬似地蹣跚着，
替着那匹馬牽着你的。

(四) 運髮匠

運髮匠熟識地用滑溜的鬍子，
滑梳子輕輕地在你車中敲着。
夾着梳子的手敲着你的頭，
像整理一地完結已久的灰燼，
他流連着在這兒下來的人。

洗掉你鬆髮裏的稻草屑，
塞住你皮膚上的毛孔，不能呼吸，
將滾滾煙霧上的灰歸還。

用鹽，用油，再用粉，塗着，抹着，
他處理着這鄉下來的人。

（「詩創作」十期）

大熊星

厂民

在閉關黯藍的夜空裏

大熊星射出銀亮的清光

極北的寒冷不能使它抖落

長夜的寂寞也並不感到厭倦

它以不變的堅貞守住崗位

向黑暗作頑強的嘲諷和反抗

艱辛地在夜裏跋涉的人

你們認不清道路迷失了方向嗎

請擦起頰裏得下垂的頭

大熊星正舉着發光的手在向你們指示

迎春花

厂民

白雪剛從隱僻的山巖消融

迎春花已向行人綻放出笑顏

它不顧忌風寒的毀傷

第一個給人間結束了春的消息

農人由於它殷勤的指示

開始驅牛到田野去耕耘

村姑把它眩耀地插在髮角

然後編織起許多青春的希望

一場急驟的雨也許把它打落

滿天下卻會更飄蕩暖潮繁茂地走來

蒲公英

凡民

蒲公英開着悲哀的黃花
那是撲簌的不被人注意的黃花

蒲公英帶着我的懷念
年年開在母親的墳前

蒲公英帶着母親的策勵
年年開在我沉鬱的心頭

沒有誰播種，蒲公英年年開花
母親死去十年了，我的憶戀也從不模糊

啊，母親的墳荒蕪到怎樣了
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去給它打掃

一九四二，三，二五（「詩創作」十三期）

漂 野

帶任依

我愛祖國的原野，
我——在這原野生長的。
邁着健壯的腳步，我走着，
踏着每一塊土壤，
都觸覺着溫暖，
彷彿與我融會為一片。

我的祖先都已化爲這原野的泥沙，
讓樹葉茂，讓穀粒生芽又結實，
讓河水清，讓松樹的氈子，
讓那花婆節曲折小徑的棧橋；
讓小溪唱着歌流過，
讓那圓圓的明鏡般的綠葉，
讓那下颯颯的田賦，
將那金黃的稻稿。

而我也將化爲這原野的泥沙啊，
我將與這裏的一切同在。

我愛這原野的一切，
我向原野激動的呼喊，
帶着無盡的渴望，
仰臥在原野上，
望着齊藍的遠天。
原野也擁抱我，
以溫柔的懷，溫柔的肢體偎倚着我，
我的身體永遠是屬於這原野的。

我愛聽這原野的聲音，
這村犬的吠，雞的啼叫，
和牛的鳴聲，或是一匹野馬，
一頭蟲子都能引我神往。
而顏色又是這樣美好啊，
在撲簌中飄出與雜與安閑。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

現代中國詩選

每冊定價三十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人

孫 常 汪 俠 益

發行人

葉 波 澄

印刷所

南方印書館

發行所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封底